

我酤來檀越聞已以手掩耳，咄咄甚為可怪。何意道士持生業自隨，此諸人等皆是賴鞦道士，有何道心，即語道人，別更使人吾非汝僕使，乃令吾酤酒室，賴鞦道人，吾先不諳墮汝欺中，我今終不為汝所誑，比丘報曰：止，止檀越，勿興斯謗，吾等所以來者，欲覺寤卿一人耳。汝前後以來費耗財貨，施不值主，檀越若下意者，聽我說譬喻，報曰：大佳，願欲聞之，可善聽之。猶如善射之士，百步射毛時，時乃中，或高或下，或左或右，不中其的，若以地為的，而取射者，高下東西，南北所射，皆著終不失地。今此大眾亦復如是，不選擇施者，必值真人，若選擇施者，時時乃值，多有空出費而不益。大眾之中，四果備足，四雙八輩十二賢士，皆悉具有，欲取珍寶，當詣大海，至須彌寶山，欲求賢人，得道羅漢者，當詣大眾，檀越明聽，更說一譬，開意受持，明者以譬喻自解，昔此貴邦有一僑士，適南天竺，同伴一人與彼奢婆羅呪術家女人交通，其人發意欲還歸家，輒化為驢，不能得歸，同伴語曰：我等積年離家，吉凶災變，永無消息，汝意云何，為欲歸不，設欲去者，可時莊嚴，其人報曰：吾無遠慮，遭值惡緣，與呪術女人交通，意適欲歸，便化為驢，神識倒錯，天地洞燃為一，不知東西南北，以是故不能得歸，同伴報曰：汝何愚惑，乃至如此，此南山頂有草名遮羅波羅，其有人被呪術鎮壓者，食彼藥草，即還服形，其人報曰：不識此草，知當如何，同伴語曰：汝以次噉草，自當遇之，其人隨語如彼教誡，設成為驢，即

詣南山，以次噉草，還服人形，採取奇珍異寶，得與同伴安隱歸家，檀越當知，此亦如是，愚惑之人，一向直信，施求羅漢得道者，何日可果，所在推覓，終不可值，欲求真羅漢者，當從大眾索之，以次供養，必值賢聖，獲果不疑，檀越復當明聽，昔佛在世，大愛道瞿曇彌親佛夷母，以金縷織成衣，奉獻如來，佛告大愛道，夫欲施者，當詣大眾，何為獨向我耶，吾亦是大眾之一數，亦有微分，可持此金縷織成衣，往施聖眾，如來三界特尊，猶尚不能偏受信施，辭讓聖眾，不自專己，檀越頗聞此界南城內婆槃那寺主，給施眾僧水者不乎，檀越報曰：久聞消息，生年已來不覩其形，今方乃知賢聖之人，比丘答曰：前後已來，姦偽虛詐，誑惑萬端，侵欺檀越，如我比者，非徒一人，自今已始，若欲設福，當詣大眾，所求果報，如願剋獲，時彼比丘即說頌曰：毒蛇擎持頸，被服虎斑文，行如鶴伺魚，閉塞寂無聲，內無四等心，欺詐於主人，是故離論詔，以真練精神，如來廣普教，三界廓然明，所以致利養，由有賢聖道，施者忘慳貪，盡心事三寶，是以離欺詐，以法成其性，爾時檀越即從坐起，五體投地，敬禮聖眾，願受懺悔，今蒙潤澤，昔所未聞，雖言父母尊長，猶不能導引真要，遭蒙聖恩，永除心垢，自今已始，設當惠施，不問多少，盡當詣眾，不敢自專，今重自歸，願諸賢聖，盡為我師，當以四事供養，衣被飯食，床臥具，病瘦醫藥，是故說不諂於人也，不依他活者，昔調達比丘將五百比

丘受王重養，供給什物，隨時瞻視，不失其意，此五百人皆仰調達，得致利養，自無功德，不足為貴，要當己身備具眾法，自致供養，乃可為貴，是故說不依他活也，守己法行者，法者諸善之法，恒念備具，不於餘人受教授，沙門白衣，以己內教授，息心常精勤，不失法度，恒隨正法，不墮邪部，是故說守己法行也，自得不恃者，不從他望，望彼比丘不至正定，自得不恃者，夫人執德而不見其德，為而不見其為，自不恃德，效彼無德，調達門徒，已實無德，虛受信施，皆與願求，獨尊無等，是故說自得不恃也，不從他望者，調達弟子各立限制，不得共相誹謗，稱嘆名譽，一人不說，逐出眾外，正說無德，強說有德，是故世尊告諸比丘，各各自守慎，莫虛稱功德，行不合己，則致其殃，不致究竟，是故說不從他望也，望彼比丘不至正定者，意常僥倖有所希望，心意不專，不履正行，於中終不能得出受定意，夫人入定要當專意，無他異念，是故說曰：望彼比丘不至正定也，夫欲安命，息心自省，如鼠藏穴，潛隱習教，夫欲安命者，所謂安命者，眾善普集，闡揚幽玄，以為營命，非但衣服飲食而已，是故說曰：夫欲安命也，息心自省者，戒聞惠施，智慧解脫，解脫見慧，而自瓔珞，是故說曰：沙門自省也，如鼠藏穴者，夫穴處之蟲，深則牢固，無所畏懼，不為惡人弊蟲所見侵害，不為暴火溢水所見燒溺，是故說曰：如鼠藏穴，潛隱習教者，盡具沙門內禁之法，潛居隱處，心意遊寂，節食知足，人若非人，不得其便，是故說潛隱習教也。

夫欲安命 息心自省 趣得知足 念修一法
夫欲安命者 夫人所以周流四海超越嶮難
遂增艱苦無毫釐之善 是故說曰 夫欲安命
也 息心自省者 食知止足不廣慙 設欲得
衣被飯食床臥具 終無榮冀 是故說曰 趣得
知足也 念修一法者 云何為一法 所謂一法者
於諸善法而悉知足 是故說曰 念修一法也

約利約可 奉戒思惟 為慧所稱 清潔勿殆
約利約可者 謹慎其行不為流邪所屈 設得
利養先勸施大眾然後自受 當為四部弟子比
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 或為國王大臣一
億居士豪富長者 日夜咨受恒以推讓為先
然後自表 是故說曰 約利約可也 奉戒思惟者
專意奉戒毫釐不犯 出入行來不失威儀 持
心修戒如經火難 是故說曰 奉戒思惟 為慧
所稱者 諸有智人志崇高顯耻不上及 見有執
行之人共相扶佐成就其行 便共稱歎譽其名
德 是故說曰 為慧所稱也 清潔勿殆者 晝夜精
勤坐臥經行 不失本業 清旦至暮暮經達曉 思
惟止觀 息不廢 是故說曰 清潔勿殆也

比丘三達 解脫無漏 寡知 妙識 智者憶念
比丘三達者 利根高德無疑 解脫棄八除入 是
謂一明亦名一達 諸漏已盡 是謂二明 得諸
神通 是謂三明 復有說者 諸漏永盡 是謂一
明 知所從生 是謂二明 自識宿命 是謂三明
是故說曰 比丘三明也 解脫無漏者 彼執行人
已去老死 死有四義 一為結使死 二為陰死 三
為至竟死 四為自在天死 是謂四死 三達比丘
永降二魔 云何降二魔 一者結使魔 二者天魔

是故說解脫無漏也 寡知 妙識者 己身智慧
廣普無崖 然不與人周旋 不與知識往反
唯有智者乃能分別 是故說寡知 妙識也 智
者憶念者 為諸梵行所見愛敬 知其神力信
得自在無所罣礙 是故說智者憶念也

其於飲食 從人得利 而有惡法 從供養嫉
其於飲食從人得利者 皆由前身好喜惠施
顏貌端正 面如桃華 生豪族家 饒財多寶 先
笑後言 和顏悅色 神識了朗 聰明智慧 高才
博學 無事不知 所至到處 增益法事 是故說
其於飲食從人得利也 而有惡法從供養嫉
者 或有學人 展轉相承 而得供養 互相法則
從一人得養 後人効之 復來供養 亦不能分
別 智慧深淺 道德多少 有智慧人 反更輕慢
巧詐虛名 反更恭奉 以真為偽 以偽為真 轉
相是非 共興誹謗 我智慧才技 出過於人 汝
所知淺 各伺其便 枉殺良善 死者無限 令諸
智人隱而不 出 愚惑惡人 在世縱逸 是故說
而有惡法從供養嫉也

多集知識 強服法衣 但望飲食 床臥之具
多集知識強服法衣者 或巧偽之人 著補納
衣 外陽下密內 共同情 人間同處 安行法步 自
不離前 是故說多集知識強服法衣也 但望
飲食床臥具者 其有清信士女 出逢見者 皆興
恭敬善心生焉 當見之際 如華開敷 見日鮮
明 心意哀愍 不能去離 然彼人雖被納衣 心
如豺狼 如狸伺鼠 無戒受施 不惟道德 欺惑
世人 不以經戒 眾生奔趣 如柱崩頹 猶渴須
飲 裸者得衣 心意敬待 立望其福 謂為良祐

福田不復是過 是故說但望飲食床臥具也
當知是過 養為大畏 寡取無憂 比丘釋意
當知是過 養為大畏者 利養為病 入骨徹髓
死墮惡趣 必然不疑 多諸恐畏 終已無安 若處
人間多諸危害 欲自防護 復無善助 住則畏死
去則畏賊 是故說當知是過 養為大畏也 寡
取無憂 比丘釋意者 或有族姓男女 執信牢
固 捐捨妻息 出家學道 剃除鬚髮 著三法衣
到時持鉢 廣福眾生 得食麤細 願施家緣
是蒙祐盡 得度脫 然少於知識 不廣周旋 捷
疾辯才 應適無方 復為天龍鬼神八部之眾 所
見 尊待 來聽 正法 受三自歸 無數鬼神 諸塵垢
盡 得法眼淨 是故說寡取無憂 比丘釋意也

非食命不濟 孰能不揣食
夫立食為先 知是不宜嫉

非食命不濟者 一切眾生 有形之類 依食得
全其命 或有貪著飲食 以其貪故 傷害眾生
數千萬眾 復有眾生 心無慳悋 於諸飲食 不
大慳慙 所以然者 皆由起八大人念 飲食知
足 取支形命 是故說非食命不濟也 孰能不
揣食者 人得飲食 便有出入息 神識得定 進
經行道 雖有四食 揣食為先 進趣行來 皆能
成辦 是故說孰能不揣食也 夫立食為先者
彼修行人 意常觀食 食從何來 為從何去 一
一分別 由食成果 是故說夫立食為先也 知
是不宜嫉者 或有行人 深山隱處 獨樂閑靜
騏驎戴一獨無伴侶 各住隻居 亦無徒眾 所
以不樂貪在世者 見譏知微 防慮未然 患出
於對水溢於原 設無對者 則我無患 是以聖

人教人閑居不處憤鬧，則無復有憎嫉之想，是故說知是不宜嫉也。

嫉先創己，而後創人，擊人得擊，是不得除，嫉先創己者，猶如有人沒在污泥，不能得濟，拔彼厄難，己不能度，安能度人，當求方便，免濟其厄，是故說嫉先創己也，而後創人者，己既得度，復求方便，濟彼未度，是故說而後創人也，擊人得擊者，皆由人心未去，是非，此現法報，猶仰睡虛空，還下著面，不能計彼音響，寂靜無形，為人所罵，但有音聲，吾耳往聽了無形質，何為空寂法中，橫生喜怒，愚人無慮，自生識想，互相是非，遂致喪亡，是故說擊人得擊也，是不得除，愚人執意至死不改，設遇利養計為己有，於中生嫉，不能廣及，是故說是不得除也。

出曜經卷第十六

姚秦涼州沙門竺佛念譯

忿怒品第十五

不怒而興怒

不造而行惡

彼受其苦痛

今世亦後世

昔佛在拘舍彌瞿師園中，爾時彼村眾多比丘，好喜鬪諍，惡眼相視，共相毀辱，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止止比丘，勿共鬪諍，所以然者，比丘當知，怨不息，怨忍乃息，怨是如來正法，何以故，過去久遠無數世時，迦尸國王名梵摩達，拘薩羅王名曰長壽，時梵摩達王即集四兵，象兵馬兵步兵車兵，攻伐長壽王土界，時

長壽王聞外境有軍馬至，復集四兵象兵馬兵步兵車兵，出往迎逆與共戰鬥，生擒梵摩達，身摧破大眾，語梵摩達曰，赦汝生命歸汝，本國，自今以去，更莫叛逆，時梵摩達得還本國，未經幾時，復集四種兵，象兵馬兵步兵車兵，往詣攻拘薩羅國，求共鬪戰，長壽王內自思惟，吾先與共戰鬥，擒獲己身，摧破大眾，不能自改，既往之失，今復來戰，侵我土境，長壽王輕將數騎，往與共戰，為梵摩達所破，輕走得脫，及將第一夫人，侍臣有一，隱處深山，無人之處，藏形滅跡，恐有知者，時長壽王復重思惟，吾居深山，無方自存，當習詩頌歌詠，遊處人間，乞巧自存，如其所念，即習歌頌兼學彈琴鼓瑟，音響流利，與琴相入，在在處處，以得自存，時梵摩達王第一大臣，出梵志，種聞此國界，寒儉乞士夫婦二人，遊在人間，彈琴鼓瑟，乞巧自存，即遣人喚欲聽音樂，乞者到家，共相慰勞，即設音樂，大臣聞已歡喜，踊躍不能自勝，即告乞人，汝等夫婦二人，孤窮，露恒乏衣食，可住我家，教習後生，常當供給，不令乏短，時彼乞士第一夫人，垂垂欲產，內生此心，語其夫曰，我向往生念，願得四種兵眾，圍我數匝，得好幃帳，而寢其中，洗利刀汁，欲得飲之，君能辦不，夫報其妻，我等二人，為梵摩達所壞，亡失國土，那得辦此四種兵眾，及好幃帳，洗利刀汁，其妻語夫，設不辦者，正爾取死，復用活為，爾時大臣，即喚乞士，在前作樂，聲與琴合，琴與聲合，或時琴與聲違，聲與琴違，大臣問曰，觀卿作樂，而有不悅，身有患

耶心，有所念乎，乞士報曰，身無苦患，唯心有所念耳，問曰，汝何所念，可說情故，答曰，我所將妻懷妊，日滿垂產，在近，欲生此念，欲得四種兵眾，圍繞數匝，寢好幃帳，洗利刀汁，而欲飲之，得便存活，不得便死，審當爾者，我用活為，大臣報語，卿且自寧，勿懷憂慮，當設權計，辦四種兵，即如其語，辦四種兵，圍繞數重，寢好幃帳，飲洗利刀汁，即生男兒，顏貌殊特，有豪貴相，大臣見已，踞向夫人，三自稱善，舉聲說曰，拘薩羅國復生聖主，係嗣王位，自今熾盛，告己兵眾，莫傳此語，及使彰露，當誅戮之時，梵摩達竊聞，長壽彈琴鼓瑟，人間乞求，即遣人捕得，閉在牢獄，長生太子，漸長成人，詣諸大臣，豪貴長者，自訴求，願口出斯言，願諸賢士，行檀布施，分德立善，設有毫釐福者，盡施長壽王，早得解脫，畢此苦原，梵摩達王竊復聞知，長壽太子，長生者，遊在人間，與父乞恩，勸人修善，願及父身，早免苦難，梵摩達王瞋恚興盛，即出長壽王，詣於都市，長生後執利劍，高聲白父，我堪此間脫父厄難，長壽王報曰，止止童子，夫人立行，亦莫見短，亦莫見長，傍人聞之，謂為長壽王，知死逼近，狂有所說，長壽報傍人曰，其中智者，童子乃當識吾，往言耳，即於市上，斬為七段，長生太子，見己身中，沸血遍滿，身中，瞋恚內盛，不敢顯外，復詣諸大臣，所求哀請，恩我父無過，橫為貴主，所殺形尸，暴露，捐在都市，無人殯藏，收拾形骸，願諸賢士，與我收拾，拾起七偷婆，華香供養，如世常法，即如其語，收拾供養，起七偷婆，長生

太子內自思惟。梵摩達王暴虐無道。侵我境土。奪我民眾。復取父王都市。斬殺我。宜逃走。出此國界。捕得我者。不免此患。即將夫人出。國逃走到他方土。復習琴瑟歌聲調和。在在處處。乞丐自存。漸漸以次。還入本國。梵摩達王聞有乞士將母自隨。彈琴鼓瑟。家家乞索。音響清和。見莫不歡。即遣人喚將入深宮。晝夜聽樂。乃無厭足。形命相委。如同產子。時梵摩達出外遊獵。長生太子御車遊獵。恒導險難。無人之處。不按正路。不附兵眾。太子自念。昔破我國。劫奪我民。枉殺我父。今不報怨。何日可果。復御獵車轉入深山。時梵摩達疲頓。欲得懈怠。即告御者可於此頓。吾今疲極。欲小止息。即如其言。住車止息。王告御者。汝坐。吾欲枕汝膝上。王即枕而眠。長生太子內自思惟。口發斯語。此梵摩達王暴虐無道。侵我境土。奪我人民。枉殺我父。思欲報怨。正是今日。若不殺者。何日可果。時長生太子即拔利劍。俟王頸項。退復追念。昔我父王臨終時。教誡我曰。童子當知。夫人立行宜。唯貴信義。違父遺意者。則非孝子。又勅我曰。汝莫見短。亦莫見長。設當殺此王者。違我父教。即還內劍。息恚不興。時梵摩達王於夢中驚。忽然覺寤。身體流汗。衣毛皆豎。長生太子問其王曰。向如安眠。何為驚寤。王告御者。汝欲知不。我向安眠。夢見長壽王兒長生。右手執劍。左捽吾髻。以刀俟我項。曰。吾欲報怨。汝知不乎。即於夢中復重悔責。昔我父王臨欲終時。慫勸教勅。夫欲勝怨。唯當以忍。以是之故。於夢驚覺。

御者白王。還安眠。勿復驚懼。王欲知不。長壽王子長生者。我身是也。昔我父王以法治化。不枉人民。王自暴虐。侵我境土。奪我人民。枉殺我父。思欲報怨。於此深山。正得王便。今不報怨。何日可果。向實拔劍。俟王頸項。退復追念。父王教誡。童子當知。夫人立行。唯貴信義。慎莫念惡。惡加人形。終不得解。設我違父遺意者。則非孝子。欲崇父教誡。故即便內劍耳。今原前懋不錄其罪。欲還將王早歸國界。得至彼已任王刑。斬即共載車。還本宮殿。普集大臣而告之曰。卿等云何。設見長壽王太子者。卿等如何。其中或有說者。設當見者。先截手足。却取殺之。復有說者。當生剝其皮。爾乃却殺。復有說者。當以火箭射之。異口論者。不可稱計。時梵摩達王告諸群臣。長壽王太子者。今此人是。卿等勿興惡意。生殺害心。於此太子。所以然者。我由此人得存命根。爾時梵摩達王即沐浴。長生太子著王者服。頭戴天冠。妻以一女。還立為拘薩國王。佛告比丘。古昔諸王。檢意自守。修忍如地。視怨如赤子。不造怨讎。況汝等諸族。姓子。以信堅固。出家學道。剃除鬚髮。著三法衣。不能行忍。互相是非。以小致大。共相毀辱。為是宜不。於彼眾中。鬪訟比丘。前白佛言。唯願世尊。暫屈威神。至彼比丘眾中。乃當知曲直耳。彼人自恣罵詈。不慮禁法。我等有何不如能默然忍之。爾時世尊觀彼比丘。不受其教。即騰上虛空。還本精舍。復集聖眾。說斯頌曰。不怒不與怒。不造而行惡。彼受其苦痛。今世亦後世。

無過而強生過者。今世後世而受其痛。先自漏罪。然後害人。彼此興害。如鳥墮網。先自漏罪者。或有眾生。心識倒錯。數興惡念。不能禁制。是故說先自漏罪也。然後害人者。夫人興惡結。嫌積久。常求方便。思惟計數。然後乃得發惡於外。已生惡念。不得思惟道德。是故說然後害人也。彼比丘興惡者。復以偈報之。多結怨讎。禍患流溢。實無過咎。怨者何望。是故說彼此興害也。如鳥墮網者。昔有鷹王。搏撮群鳥。獲得一鳥。名伽頻闍路。高飛遠翔。詣高山頂。時伽頻闍路。並說斯言。是我身過。當復告誰。設我恒守本業。舊居者。則不為汝所擒。鷹王問曰。本業舊居。在何所乎。雀報鷹曰。高山絕岸。深澗石聚。則我舊墟。若在彼者。終不為汝所擒。鷹告雀曰。今且放汝聽歸。本居。觀吾力勢。為能獲汝身不。時鳥雀得歸。住兩石間。遙語鷹王。汝設可者。暫下共戰。鷹王聞已。恚怒熾盛。鼓翼奮勢。從空中下。欲搏撮之。鳥入石間。鷹摧翅。翻於此命終。是故說如鳥墮網羅也。害人得害。行怨得怨。罵人得罵。擊人得擊。害人得害者。眾生處世。志趣不同。己身行惡。自然不祐。舉手打人。仍更自害。是故說害人得害也。行怨得怨者。復有暴惡眾生。晝夜念惡。常伺人短。心常思惟。某村某家。劫奪我牛。強取我財。殺我知親。侵我田業。要當伺捕。方便報其重怨。思惟投計。不去心懷。設復出家。道心未固。學日既淺。內心思惟。某甲比丘。曾共止住。取我坐具。鍼筒。鑰。拇沙門六物。至今不還。但思惟諸物不念。修道。不知後報。卒至

為身招禍。是故說行怨得怨也。罵人得罵者。若有罵詈。反得其辱。不自觀省。皆由愚惑。緣致斯罵。不知受報亦復不久。修行人所修。彼行人者。分別前人。計罵盡寂了無形質。若人罵我知之為空。吾耳往聽悉無所有。彼虛我寂。誰有罵者。是故我今忍而不起。夫人罵詈法自有極。四大為形。不久居世。快意斯須。不知久久涉苦無量。是故說罵人得罵也。擊人得擊者。夫人相嫉毀人善行。性無常則喜怒無恒。或有愚人不遇師訓。既不廣學。志性間鈍。結怨在心。終已不解。如斯之人。不當與坐。起言語飲食歡懽。人欲之造見。則不吉。成事傾敗。不果本願。是故說擊人得擊也。

斯何沙門。不知正法。壽既短促。復結怨為斯何沙門者。夫言沙門者。履行清虛。離世八業。志崇清淨。乃謂沙門。如今卿等沙門。荷珮法服。不能禪寂。六情閉塞。五欲世間。榮寵心求。染著。設遭毀辱。悔欲就俗。夫為沙門。若遭榮寵。不以增歡。設遇毀辱。不以加感。爾乃名為沙門。是故說斯何沙門也。不知正法者。是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雖出家學。種姓若干。意行不同。或畏王法。而出家者。或避重役。而共出家。如斯之心。不可親近。已能出家。當修正業。六時行道。晝夜不廢。復當思惟。福度眾生。設欲飲食。意願一切不獨為己。汝等諸人。雖言為道行。與願違。過去賢聖。所以教人。法衣表識者。欲令除內穢垢。卿等穢人。假被法服。汚染真形。壞敗表識。是故說不知正法也。壽既短促者。佛告比丘。生處五濁。雖云百年。臥消其

半。命多危險。受四大身。如蛇蟄聚。一增百病。共相危害。樂少苦多。憂患萬端。苦痛難量。不能端意思。惟以來真道。方便興起。慢嫉。履凡夫行。是故說壽既短促也。復結怨為者。人身難得。佛世難值。像法難遇。雖得為人。不能練精。進行禪燕。役神方更隨時進趣。與世同流。又不廣顯三寶。訓悟後學。三塗八難。何日當空。是故說復結怨為也。人相謗毀。自古至今。既毀多言。又毀訥訥。亦毀中和。世無不毀。昔佛在羅閱城。竹園迦蘭陀所。爾時調達往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立。須臾。前白佛言。我觀如來。顏色變易。諸根純熟。年過少壯。垂朽老邁。唯願世尊。自閉靜室。禪定自娛。四部之眾。願見付授。我當教誡。如世尊無異。隨時供養。四事不乏。爾時世尊告調達曰。咄。愚所啟。不慮後殃。舍利弗目連比丘。由尚不付授眾僧。況汝嗽唾弊惡之人。可付授聖眾耶。爾時調達內興妬嫉。聞世尊語。已倍生悲怒。如來今日讚歎舍利弗目連比丘。而更輕賤小弟。要當求便。喪滅師徒。使此國界眾生。不覩其形。不聞其聲。是時調達比丘。即從坐起。禮足退歸。在在處處。巧言偽辭。誑惑於俗。勸誘世人。得數十人。在在處處。共相勸勉。取要言之。爾時世尊與無央數大眾圍遶。而為說法。爾時調達告己弟子曰。汝等莫聽瞿曇所說。所以然者。所說不隨正法。吾有一深經。好義當以相教。恒求方便。欲壞亂如來聖眾。爾時世尊告調達曰。止。止。調達。慎勿興意。壞亂聖眾。後備受報。其痛難忍。爾時調達執意牢固。不

改其行。爾時世尊知彼意。正終不可迴。便以宿命通。觀過去無數阿僧祇世。因緣宿對。所經歷事。是時調達將五百弟子。如來自觀。為菩薩身。復將五百弟子。俱遊寶積山側。菩薩門徒。寬仁柔和。教以正法。修持禁戒。出入進止。不越其序。調達眾者。已行不均。門徒弟子。盡法師。則出言麤黷。語輒興恚。與弟子論。如怨鬪訟。弟子厭患。不堪侍從。盡捨調達。往就菩薩。菩薩得已。歡喜踊躍。不能自勝。並自稱說。吾有千弟子。眾德具足。與世殊絕。誰能及者。調達得是。極興恚怒。即發誓願。此人今日誘我弟子。壞我門徒。正使此人。後成無上等正覺時。我當壞彼徒眾。如今無異。如來觀知。調達比丘。必壞聖眾。定無有疑。如來即從坐起。捨眾而去。何以故。有五事。不得壞亂眾僧。一者。如來目前。不得壞亂眾僧。如來威神。不捨本誓。故二者。如來般泥洹後。不得壞亂眾僧。設有人言。我今成佛。逮最正覺。當以此問之。釋迦文佛。在時。汝為所在。三者。未曾有惡時。不得壞亂眾僧。四者。比丘不競利養。不得壞亂眾僧。五者。知慧神足。弟子和合。不得壞亂眾僧。諸佛世尊。常法神足。智慧弟子。一日之中。聖眾終不空缺。如來以宿命智。觀必知調達當壞亂眾僧。如來即捨而去。調達在後。與眾說法。若有眾生。事我為尊。承受教誡。當習五法。何以故。行此五法。早得解脫。何假沙門。瞿曇說八直行。云何為五。一。盡形壽常守三衣。二。盡形壽常當乞食。三。盡形壽不得食肉。飲血。四。盡形壽常當樹下露宿。五。盡形壽不得

獲持金銀寶物，諸有比丘修此五法者，早得解脫，盡有漏成無漏。何假沙門瞿曇八直行耶？調達說是語已，即從坐起，五百比丘尋從而去。左面弟子名曰鏗茶陀婆，右面弟子名曰瞿婆離，歸本所居。弟子前後圍繞而為說法，舍利弗目連比丘後往彼眾，調達見已，舉聲稱善。善來舍利弗目連比丘，吾獲大利，知我成佛三界獨尊，智慧神足，弟子自然響應。爾時調達即移瞿波等左右弟子坐，舍利弗目連安處左右。爾時調達像如如來，告舍利弗目連曰：吾患脊痛，小欲安睡，卿等二人與聖眾說法。爾時調達右脇著地，欲得睡寐。天神強挽調達左脇在地，天神復厭誑有言語，鼾聲現外，穢氣遠徹。爾時尊者目連以神力飛騰虛空，作十八變，坐臥經行，涌沒自由，或身上出火，身下出水，或身下出火，身上出水。東沒西涌，四方亦爾。爾時目連從空中還，就本坐，尊者舍利弗告眾會人：如來之身，神德無量，具一切智，前達無窮，却覩無極。如來法者，得現法報快樂無為，智者之所修學，非愚者之所習。如來聖眾者，戒具成就，智慧成就，解脫成就，解脫見慧成就，可敬可貴，承事供養為眾生良祐福田。爾時諸比丘各生此念：我等愚惑不識真正，捨實就華，棄本逐末。今日觀二賢所說世之希有，我等寧可捨此調達，就如來眾，不亦快乎？舍利弗知其心念，即從坐起，彼五百比丘亦皆俱起，隨舍利弗目連後追隨而去。時瞿波離比丘以右腳踢調達曰：弊惡調達，何為就睡？舍利弗目連二人將

汝弟子去盡，爾時調達覺寤，甚懷憂感，是故說人相謗毀，自古至今，乃至世無不毀也。

斷骨命終，牛馬財失，國界喪敗，復還聚集。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昔長壽王身分為七段，亡國失土，由尚忍怨不起，共相尊敬，還立國土，如本無異。汝今比丘當以道德自持，共相懺悔，大者以法小者承受，汝等云何不知正法，當念忍辱，歎說忍力，所行真正，歎說真正比丘當知，吾所以從無數阿僧祇劫，積行已來，修六度無極，行檀修施，頭目髓腦國財妻子持戒忍辱精勤一心，皆欲除貪除瞋，怨想是故說斷骨命終國界喪敗也。

人若罵我，勝我不勝，快意從者，怨終不息。人若罵我者，人自思惟，彼人罵我不隨禁律，枉侵良善，是故說若人罵我也，勝我不勝者，彼自思惟，如我法者則我得勝，不如法者則我不勝，是故說勝我不勝也。快意從者，作是思惟者，遂增怨讎，不諦思惟，是故說快意從者，怨終不息者，如此之人心，如剛鐵不可沮壞，是故說怨終不息也。

不可怨以怨

終已得休息

行忍得息怨

此名如來法

不可怨以怨者，是時世尊告諸來會，吾自追憶無數劫已來，怨能息怨，人身難得，佛世難遇，猶如曇曇鉢華時，時乃有，難得為人出家學道，亦不可果。汝等已得人身，諸根不缺，堪任受化，何為於正法中共相諍競，是故說不可怨以怨，終已得休息也。行忍得息怨，此名如來法者，夫人行忍寂默為首，聽彼已報聞彼罵已

還以罵報，如是之比，怨終不息，弱名忍強亦名為勝，是故說行忍得息怨，此名如來法也。

若得親善友

共遊於世界

不積有遺餘

專念同其意

若得親善友者，或有眾生禮儀成就於行，不缺義味，成就忍行，成就皆由朋友成就，身行是故說若得親善友，共遊於世界者，如此善友從劫至劫，共相追隨，不以為苦，是故說共遊於世界也。不積有遺餘者，夫人意等不計財貨，亦復不選擇知親，正使朋友出在卑賤，善色惡色，若好若醜，不得選擇，是故說不積有遺餘也。專念同其意者，發心起行，齊同其善，篤信向佛，是故說專念同其意也。

設不得親友

獨遊無伴侶

廣觀諸方界

獨善不造惡

設不得親友者，所謂親友者，行齊德同，俱造於善，乃名親友。不造善行者，不名為親友。如世常言：人無有伴侶，如驢牛俱修不善行，不得名為善友，是故說設不得親友也。獨遊無伴侶者，寧獨遊處，快修善行，不以弊惡與人共俱，是故說獨遊無伴侶也。廣觀諸方界者，人欲觀化觸類所見，漸以益智，聞語不惑，是故說廣觀諸方界也。獨善不造惡者，是以智士樂靜不居亂鬧，昔有敵國大王與兵相攻，隣國聞之，臣啟王曰：外有賊寇逼近，土境王曰：無苦無所堪任，賊復前進，臣復白王：賊已逼至，轉來到城，王言：無能侵我，賊遂入城，固守城郭，臣復白王：賊寇逼近，王宜防備，出共鬪戰，王言：無苦終不害我，外寇轉進，直趣宮殿，臣復

白王賊今已至王欲云何時王沐浴更著新衣自負糧食出見敵國隣王而告之曰城郭宮殿是卿所有吾欲入山且修道德食足支命衣足蓋形爾時王便說頌曰 吾今此衣食

自求欲隱形 捨位卿為王 且欲求多福

寧處巖石間 麤衣弊惡食 食果數息定

麋鹿共相娛 不以處王位 考掠苦毒病

智者畏後世 終不造惡緣 觀卿與兵眾

欲來傷害吾 是身為朽器 時殺勿枉眾

時彼敵國王聞是語已熟自思惟復以此偈

報曰 快哉大覺士 依法而自將

被一切德箭 摧破我兵眾 雖怨智慧勝

親友愚何益 是以慧為首 智慧廣濟度

時敵國王即退軍馬將已兵眾歸還本國宮

殿屋舍盡還本王是故說廣觀諸方界獨善

不造惡也

忍辱勝怨 善勝不善 勝者能施 至誠勝欺

忍辱勝怨者兩劍所俟必有傷損遇毒毒治

必死不疑唯有忍者能去其怨是故說忍勝

怨也善勝不善者云何卿等頗聞火之稟性

有冷義耶對曰無之此亦如是怨欲息怨終

不可得何者能息唯有善者乃能息耳是故

說善勝不善也勝者能施修善之人行無缺

漏意不起想果能惠施結怨之人為身招禍

死入地獄受苦無量共相傷害死而復生若

生人中顏貌醜陋為人輕慢所願不果是故

說勝者能施也至誠勝欺者智者行身不犯

口過出言應律無所觸燒正使身死不以妄

言綺語而求苟活經歷生老涉苦無量目見

耳聞怨讎最重是故說至誠勝欺也

學無朋類 不得善友 寧獨守善 不與愚諧

學無朋類者夫人廣學當憑善知識從初發

意至得道皆憑善知識乃得成就若遇惡友

行必遇惡是故說學無朋類也不得善友者

或復學人遇惡知識晝夜鬪訟行惡為業是

故說不得善友也寧獨守善不與愚諧者設

無朋類當自建意念在閑靜去離憤亂設聞

鬪訟者常當遠離心不願樂是故說寧獨守

善不與愚諧也

樂戒學行 奚用伴為 獨善無憂 如空野象

樂戒學行者夫修行人心樂閑靜恒以禁戒

自纓絡身爾時世尊告拘苦鞞比丘諫喻止訟

比丘聞已不受佛教佛知其意即從坐起飛騰

虛空十二由旬還本精舍至大眾中而說頌曰

樂戒學行 奚用伴為 獨善無憂 如空野象

爾時世尊便作是念拘苦鞞好嬉鬪訟各相

謗毀吾今已離之正使我聞拘苦鞞比丘在

其方者吾當避之而就他方爾時有一象王離

諸群索居獨遊曠野心自思惟得離諸象及

諸宗親獨遊在此何以快哉我在象中時群

多縱逸踢踏水草然後吾乃得食今日獨行

得清水好草亦無憂慮爾時世尊見彼象心

中所念便於大眾而說頌曰 一象於象眾

六牙而備具 心念與吾同 獨善而樂靜

一象於象眾者如來身者亦名龍象彼象者

亦名龍象如來世雄三界獨尊象者龍中獨

尊是故說一象於象眾也六牙而備具者牙

者象之威怒自纓絡身功德者如來相好如

來見彼拘苦鞞比丘自生厭患象者患厭群

眾是故說獨善無憂如空野象也

出曜經卷第十六

姚秦涼州沙門竺佛念譯

惟念品第十六

出息入息念

從初竟通利

具滿諦思惟

按如佛所說

出息入息念者安者謂息入般者謂息出彼

修行人當善觀察二甘露門一者安般二者不

淨觀或有行人但修安般或修不淨觀彼修安

般者思惟分別出息入息息長亦知息短亦知

息熅亦知息冷亦知意若錯亂復從一始從

頭至足分別了知設復錯者復從一始如是

經歷返覆數過自知意至吾今捉息皆得自

在欲使氣息從左耳出入或從鼻出入皆能隨意

復如是從右耳出入或從鼻出入皆能隨意

最後迴息從頂上出隨意者成數息法設不

成者腦蓋發壞即取命終如是學人經十二

年或有成有不成者復次行人分別思惟不淨

觀往至城外丘曠塚間觀死人屍骸諦熟分

別此屍我形有何差別復還至精舍或坐床

或敷坐具或復露坐內自思惟記憶塚間死

屍暴露我身與彼等無差別如是經歷過十

二年有得定者不得定者是故說出息入息念

也具滿諦思惟者夫人定意善察分別一數二

隨三止四觀五還六淨是故說具滿諦思惟

也。從初竟通利者。晝夜孜孜初不懈息。數缺則從一始。是通利不受六情染外塵垢。是故說從初竟通利也。按如佛所說者。如來所以遺十二部經。剖判要義。皆為後生。未開悟者。眾智自在。除去希望。是故說按如佛所說也。

是則照世間 如雲解日現

起止學思惟 坐臥不廢忘

是則照世間者。猶如秋時。明月無有五蔽。在眾星中。光明獨照。此亦如是。得安般定者。在眾修行人中。威神獨顯。顏貌光曜。無與等者。是故說是則照世間。如雲解日現也。起止學思惟者。以得安般定意。身意鏗然不動。不為外邪所沮。心亦如是不隨外塵興于邪念。是故說起止學思惟。坐臥不廢忘者。彼修行人已得三昧定意。亦常思惟。若坐若臥。終日學習。初不暫捨。是故說坐臥不廢忘也。

比丘立是念 前利後則好

始得終必勝 誓不覩生死

比丘立是念者。所謂比丘永息萬想。意不馳騁。執志牢固。端攝諸情。意常在定。不求餘念。是故說比丘立是念也。前利後則好者。先得安般數息禪定。後能越次取證。超過三界。身中諸結永盡無餘。淨如真金。永無微翳。是故說前利後則好也。始得終必勝者。已具知斷化緣已遍。己身度有更不受當來形。是故說始得終必勝。誓不覩生死也。

若見身所住 六更以為最

息心常一意 便自致泥洹

若見身所住者。比丘比丘尼及新學者。男彌女

尼優婆塞優婆夷。刹利婆羅門長者居士。種執志堅固。趣道不難。是故說若見身所住也。六更以為最者。閉塞諸根。眼耳鼻口身意。諸根澄淨不亂。守護六情不受諸見。是故說六更以為最也。息心常一意者。彼修行人數出入息。觀諸毛孔。一一分別。終無錯謬。猶如明眼之士。於明鏡中自覩面像。是故說息心常一意也。便自致泥洹者。斷諸使流。永離世俗。便逮泥洹。不動不變。無復往還。染著諸界。是故說便自致泥洹。

以有是諸念 自身常建行

若其不如是 終不得意行

以有是諸念。自身常建行者。如彼執行之人。晝夜精勤。意不迷誤。進前求道。如遭劫燒。救護頭燃。初中竟夜。亦不廢忘。是故說以有是諸念。自身常建行也。若其不如是。終不得意行者。生死長遠。亦無端緒。解知泥洹。已離三界。過去未來現在。是故說若其不如是。終不得意行也。

是隨本行者 如是度愛勞

若能寤意念 解脫一心樂

是隨本行者。初入道者。或時先教安般守意。或時先教不淨觀。須觀彼行者心之好樂。是故說是隨本行者也。如是度愛勞者。愛為病。根難掘。難拔。何以故。愛難掘。愛難拔。猶此愛本。涉歷生死。遍滿三界。增益四生。迴趣五道。誰能覺者。唯點慧之士。乃能覺了。三界五道受苦之惱。是故說如是度愛勞也。

若能寤意念 解脫一心樂

應時等行法 是度老死地

若能寤意念者。彼修行者。係意在明。不敢睡

寐。成諸道果。要由覺悟。不從睡寐而得道也。雖復覺寤。係意不專。不成道果。意既覺寤。加心專正。便越三有。至無餘界。是故說若能寤意念也。解脫一心樂者。彼修行人已得定意。眾德具足。不得定人。不能具諸德行。昔有姪逸之人。意專女色。不能去離。覺寤思女姿顏。欲與言語交通。眠寐夢想。容貌携手共遊。時婦遇疾。骨消肉盡。形骸獨立。爾時彼家恒有知識。道人往返。其婦白道人曰。我今所患。日夜困羸。將其意欲陳我情。為可爾不。時道人曰。但說無苦。設有隱匿之事。我當覆藏。不使彰露。婦人白言。我夫稟性姪欲偏多。晝夜役嬈。不容食息。由是生疾。恐不自濟。時彼道人告婦人曰。若汝夫主近汝身者。便以此語其夫曰。須陀洹法。禮應爾耶。後果如所言。夫主來近。婦尋語曰。夫為須陀洹道。為應爾耶。夫聞婦言。甚懷慚愧。內自思惟。我將不審。是須陀洹乎。即便息意。在閑靜處。思惟校計。成斯陀含。阿那含果。自知已得道迹。便不復與女人從事。婦人問夫。汝今何故。永息欲心。不與吾從事。夫告婦曰。吾審見汝已。何由復共往反。婦語其夫。汝言審見我。我有何咎。我恒貞良。不犯女禮。何以見罵。乃至於斯。婦人即集五親宗族。告語之曰。今我夫主意見疎薄。永息親情。不復交通。復見罵詈。稱言見我。今於眾前。便可說之。夫言且止。須我引證。乃得自明。夫主還歸。彩畫好瓶。成滿糞穢。牢蓋其口。香華芬熏。還至彼眾。告其婦曰。審愛我不。若愛我者。可抱弄此瓶。如愛我身。婦隨其語。

抱瓶翫弄意不捨離。夫主見婦已愛著此瓶。即打瓶破。臭穢流溢。蛆蟲現出。復語婦曰。汝今故能抱此破瓶不耶。婦答曰。我寧取死終不能近此破瓶。寧入火坑投於深水。高山自投於下。頭足異處。終不能近此瓶。夫告其婦。前言見汝。正見此事耳。我觀汝身劇於此瓶。從頭至足分別思惟三十六物。有何可貪。爾時復重說偈曰

身心所興塵 見已生穢惡 如彼彩畫瓶

是故說解脫一心樂也。應時等行法者。夫修行人憑善知識。或諸天衛護。外邪不入。求道甚易。無所畏難。猶如遠行之人。迷失大道。反從小徑。惺寤之士。告其入曰。此非正道。時可變悔。從彼正路。時迷路者。從其言教。還復大路。安隱得歸。彼修行人亦復如是。憑善知識。獲致正道。是故說應時等行法也。是度老死地者。猶人涉路多諸恐畏。或遇虎狼盜賊。或遭姦邪惡鬼。或值道路險難。側身傍過。如此眾難。數百千變。復值水漿乏短。其人自念。設道路有一難。猶尚回過。況復多險。即自建意。晝夜不息。得越彼難。安隱得歸。不失財寶。彼修行人觀察三界。皆悉熾燃。欲得遠離。求無為道。是故說是度老死地也。

比丘寤意念 當令應是念

都佶生死棄 為能作苦際

比丘寤意念者。昔有商客經過曠野。道路疲極。竟夜眠睡。羣賊相率欲來劫奪。時彼虛空神天於虛空中。以偈告商人曰。覺者誰為眠。眠者誰為覺。誰知誰分別。見報如其義。

爾時商客中有優婆塞。是佛五戒弟子。即報之曰。我覺我為眠。我知我分別。欲知此是義。天復問曰。云何眠為覺。云何知分別。吾欲聞此義。時優婆塞即報天曰。覺聖八道者。三佛之所演。於彼覺寤法。我為在眠寐。不覺八道者。三佛之所說。於彼眠寐法。我為在覺寤。是謂神天。我覺我為眠。我眠我為覺。我知我分別。欲知是此義。天復說曰。善哉。善哉。善哉。眠為覺。善哉。知分別。善哉。聞此義。時優婆塞聞此義。已即報天曰。遭蒙天恩。安隱得歸。天迷盜賊。不知商人止頓處所。令諸賈客得度險路。是故說比丘寤意念也。當令應是念者。彼修行人。執意精勤。意之所願。無事不果。清淨無瑕穢。不行放逸。身著精進。衣心懷慧明。愚癡闇冥。無由得現。是故說當令應是念也。都佶生死棄者。彼修行人。復以方便。斷諸結使。緣著諸縛。棄重棄。剝重剝。打重打。去離生老病死。是故說都佶生死棄也。為能作苦際者。於現法中。越凡夫法。不處中般泥洹。生泥洹。行無行般泥洹。不上流。究竟般泥洹。如斯學人。於現法中。般泥洹。捨此五泥洹。何以故。佛契經雜阿含所說。我今比丘。不說少許生分。下及彈指之頃。況復多乎。何以故。受生分苦。由是流轉。不免於苦。比丘當觀。猶如糞除少許常臭。況復多耶。是故比丘當求方便。斷受生分。永離三有。如是諸比丘當

我覺我為眠 我知我分別 欲知此是義

天復問曰 云何眠為覺 云何知分別 吾欲聞此義

時優婆塞即報天曰 覺聖八道者 三佛之所演 於彼覺寤法

我為在眠寐 不覺八道者 三佛之所說 於彼眠寐法

我為在覺寤 是謂神天 我覺我為眠 我眠我為覺 我知我分別 欲知是此義 天復說曰 善哉 善哉 善哉 眠為覺 善哉 知分別 善哉 聞此義

時優婆塞聞此義 已即報天曰 遭蒙天恩 安隱得歸 天迷盜賊 不知商人止頓處所 令諸賈客得度險路 是故說比丘寤意念也 當令應是念者 彼修行人 執意精勤 意之所願 無事不果 清淨無瑕穢 不行放逸 身著精進 衣心懷慧明 愚癡闇冥 無由得現 是故說當令應是念也 都佶生死棄者 彼修行人 復以方便 斷諸結使 緣著諸縛 棄重棄 剝重剝 打重打 去離生老病死 是故說都佶生死棄也 為能作苦際者 於現法中 越凡夫法 不處中般泥洹 生泥洹 行無行般泥洹 不上流 究竟般泥洹 如斯學人 於現法中 般泥洹 捨此五泥洹 何以故 佛契經雜阿含所說 我今比丘 不說少許生分 下及彈指之頃 況復多乎 何以故 受生分苦 由是流轉 不免於苦 比丘當觀 猶如糞除少許常臭 況復多耶 是故比丘當求方便 斷受生分 永離三有 如是諸比丘當

分別欲知是此義 天復說曰 善哉 善哉 善哉 眠為覺 善哉 知分別 善哉 聞此義

時優婆塞聞此義 已即報天曰 遭蒙天恩 安隱得歸 天迷盜賊 不知商人止頓處所 令諸賈客得度險路 是故說比丘寤意念也 當令應是念者 彼修行人 執意精勤 意之所願 無事不果 清淨無瑕穢 不行放逸 身著精進 衣心懷慧明 愚癡闇冥 無由得現 是故說當令應是念也 都佶生死棄者 彼修行人 復以方便 斷諸結使 緣著諸縛 棄重棄 剝重剝 打重打 去離生老病死 是故說都佶生死棄也 為能作苦際者 於現法中 越凡夫法 不處中般泥洹 生泥洹 行無行般泥洹 不上流 究竟般泥洹 如斯學人 於現法中 般泥洹 捨此五泥洹 何以故 佛契經雜阿含所說 我今比丘 不說少許生分 下及彈指之頃 況復多乎 何以故 受生分苦 由是流轉 不免於苦 比丘當觀 猶如糞除少許常臭 況復多耶 是故比丘當求方便 斷受生分 永離三有 如是諸比丘當

作是學。拔生根本。無令滋蔓。諸修行人。聞佛所說。承受教誡。於現法中。拔其生本。不復受。是故說為能作苦際。常當聽微妙。自覺寤其意。能覺之為賢。終始無所畏。常當聽微妙者。與人說法。甚為難遇。具足諸根。亦復難得。遭賢遇聖。億世乃值。世尊說曰。吾昔積行。億百千劫。時乃聞法。雖得聞法。分別義味。復不可遭。告諸來會。專精一意。聽微妙法。是故說常當聽微妙也。自覺寤其意者。世尊在世。與無央數百千之眾。前後圍遶。而為說法。時有一人。於彼大眾。眠寐。睡徹於上。比丘一人。告彼睡比丘曰。何不覺寤。聽如來說法。方更睡寐。驚動大眾。汝何不觀。如來妙法。美於甘露。除人萬患。其人聞已。默然不對。是故說自覺寤其意也。能覺之為賢者。覺此睡眠。猶天之與地。億千萬倍。不可以譬喻為比。或有行人。陰蓋所蔽。瞪瞢著睡。諸天扶佐。數來覺寤。伺命狂象。蹋三善根苗。無常熾火。燒生類根栽。人中尊者。今日出現。普照三界。無不蒙光。結使賊寇。盜竊善財。如此眾變。不可稱記。皆由睡眠。不覺寤故。是故說能覺之為賢也。終始無所畏者。夫人覺寤。萬邪不能干。不但行道之人。覺寤為賢。世凡夫人。亦由覺寤。成辦眾事。或時俗人。於眠睡中。忘失財貨。怨家責主。盜賊水火。所見侵欺。或時行人。瞪瞢睡眠。應聞法時。反更不聞。應成道果。反更不獲。應當誦習。根義覺道。於睡眠中。皆悉亡失。是故說終始無所畏也。

作是學 拔生根本 無令滋蔓 諸修行人 聞佛 所說 承受教誡 於現法中 拔其生本 不復受 是故說為能作苦際 常當聽微妙

自覺寤其意 能覺之為賢 終始無所畏 常當聽微妙者 與人說法 甚為難遇 具足諸 根 亦復難得 遭賢遇聖 億世乃值 世尊說曰 吾昔積行 億百千劫 時乃聞法 雖得聞法 分別 義味 復不可遭 告諸來會 專精一意 聽微妙 法 是故說常當聽微妙也 自覺寤其意者 世 尊在世 與無央數百千之眾 前後圍遶 而為說 法 時有一人 於彼大眾 眠寐 睡徹於上 比丘一 人 告彼睡比丘曰 何不覺寤 聽如來說法 方更 睡寐 驚動大眾 汝何不觀 如來妙法 美於甘 露 除人萬患 其人聞已 默然不對 是故說自覺 寤其意也 能覺之為賢者 覺此睡眠 猶天之 與地 億千萬倍 不可以譬喻為比 或有行人 陰 蓋所蔽 瞪瞢著睡 諸天扶佐 數來覺寤 伺命 狂象 蹋三善根苗 無常熾火 燒生類根栽 人 中 尊者 今日出現 普照三界 無不蒙光 結使賊寇 盜竊善財 如此眾變 不可稱記 皆由睡眠 不 覺寤故 是故說能覺之為賢也 終始無所畏 者 夫人覺寤 萬邪不能干 不但行道之人 覺寤 為賢 世凡夫人 亦由覺寤 成辦眾事 或時俗 人 於眠睡中 忘失財貨 怨家責主 盜賊水火 所 見侵欺 或時行人 瞪瞢睡眠 應聞法時 反更 不聞 應成道果 反更不獲 應當誦習 根義覺 道 於睡眠中 皆悉亡失 是故說終始無所畏也

以覺意得應 日夜慕學 行 當解甘露要 令諸漏得盡

以覺意得應 日夜慕學 行 當解甘露要 令諸漏得盡

以覺意得應 日夜慕學 行 當解甘露要 令諸漏得盡

以覺意得應 日夜慕學 行 當解甘露要 令諸漏得盡

以覺意得應 日夜慕學 行 當解甘露要 令諸漏得盡

以覺意得應 日夜慕學 行 當解甘露要 令諸漏得盡

以覺意得應 日夜慕學 行 當解甘露要 令諸漏得盡

以覺意得應 日夜慕學 行 當解甘露要 令諸漏得盡

以覺意得應 日夜慕學 行 當解甘露要 令諸漏得盡

以覺意得應 日夜慕學 行 當解甘露要 令諸漏得盡

以覺意得應 日夜慕學 行 當解甘露要 令諸漏得盡

以覺意得應 日夜慕學 行 當解甘露要 令諸漏得盡

以覺意得應 日夜慕學 行 當解甘露要 令諸漏得盡

以覺意得應 日夜慕學 行 當解甘露要 令諸漏得盡

以覺意得應 日夜慕學 行 當解甘露要 令諸漏得盡

以覺意得應 日夜慕學 行 當解甘露要 令諸漏得盡

以覺意得應 日夜慕學 行 當解甘露要 令諸漏得盡

以覺意得應 日夜慕學 行 當解甘露要 令諸漏得盡

以覺意得應 日夜慕學 行 當解甘露要 令諸漏得盡

以覺意得應 日夜慕學 行 當解甘露要 令諸漏得盡

以覺意得應 日夜慕學 行 當解甘露要 令諸漏得盡

以覺意得應 日夜慕學 行 當解甘露要 令諸漏得盡

以覺意得應 日夜慕學 行 當解甘露要 令諸漏得盡

以覺意得應 日夜慕學 行 當解甘露要 令諸漏得盡

以覺意得應 日夜慕學 行 當解甘露要 令諸漏得盡

以覺意得應 日夜慕學 行 當解甘露要 令諸漏得盡

以覺意得應者。彼修行人校計思惟。晝夜歎譽覺寤之德。慢惰之人復自歎說睡眠之要。是故說。以覺寤其意得應也。日夜慕學行者。彼修行人精勤自役。晝夜不息。前後中間不失次第。是故說。日夜慕學行也。當解甘露要者。賢聖八品道謂之甘露。滅盡泥洹亦名甘露。彼修行人習學賢聖八道。進趣泥洹。離八不閑貪樂意欲。寂靜淡泊。無為無作。是故說。當學甘露要也。令諸漏得盡者。漏義云何。以何故名為漏義。答曰。住義為漏義。漬為漏義。滲為漏義。增上為漏義。非人所持為漏義。住為漏義者。欲界眾生以何制住。答曰。漏也。色無色界眾生以何制住。答曰。漏也。是故說。住為漏義。云何漬為漏義。答曰。猶如以水漬穀。萌芽得生。此眾生類亦復如是。以三有水漬宿行本結使。萌芽得生。是謂漬為漏義也。滲為漏義者。猶如涌泉屋漏。深渠溝澗。母人慈重。自然流溢。是名滲為漏義也。增上為漏義者。猶如人間共相尊貴。尊卑貴賤各有所在。上有明主。下民不得東西縱逸。此眾生類亦復如是。為結使所制持。不能得離三界四生五趣。是謂增上為漏義。非人所持為漏義者。猶如人為非人所持。狂有所說。可避而不避。應離而不離。可持而不持。不可捉而捉。此眾生類亦復如是。為結使非人所持。狂有所說。是故說。非人所持為漏義。能斷此諸漏者。於人天獨尊。意之所念。必成不難。而獲斷智。拔苦根本。至究竟處。不受當來有。得無生忍。是故說。能斷此諸漏也。

夫人得善利 乃來自歸佛

是故當晝夜 一心當念佛

夫人得善利者。世間利者。象馬車乘國財妻息金銀珍寶。車乘馬瑙水精琉璃珊瑚琥珀。雖言是善利。非真正利。欺惑世人。由是致忿亡國破家。無不由之。不免地獄餓鬼畜生。能投命自歸於如來所。便得免地獄畜生之難。自歸佛者。斷有至無。欲越次取證。隨三乘行。各得其願。若生天上。人中。受自然福。若初發意志崇佛道者。復得四意止。四意斷。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意。八賢聖道。是謂三十七品。是故說。夫人得善利也。問曰。何以故。但說人得果證。不說天龍阿須倫。閻叉鬼神耶。答曰。人道於諸趣最尊最妙。專心一意。便能斷漏。盡結。越次取證。人道堪受賢聖道教。故說人也。乃來自歸佛者。云何名為自歸。何以故。說自歸。答曰。救護為歸義。復次無畏為歸義。脫難為歸義。是故說。乃來自歸佛也。是故當晝夜一心當念佛者。人心所念。流馳萬端。彈指之頃。造行無量。晝夜所思。無有停息。於中自拔。迴意向善。一心念佛。永無眾想。是故當晝夜一心念佛也。

夫人得善利 乃來自歸眾

是故當晝夜 一心念於眾

夫人得善利。乃來自歸眾者。問曰。無畏為歸義。於大眾中有恐怖者。何以故。說自歸於眾。答曰。或有大眾。已離五難。無復恐懼。云何五難。一為生難。二為老難。三為病難。四為死難。五為不樂眾難。離此五難。乃可自歸。云何名為眾。諸有異眾。外道裸形。從一至十。乃至無數。如來聖眾。在諸眾中。為尊最上。是故說。夫人得善利。乃來自歸眾。是故當晝夜一心念眾也。

能知自覺者 是瞿曇弟子
晝夜當念是 一心歸命佛
能知自覺者。初自歸法。其義不定。今此念佛。乃名為定。向佛牢固。不可移轉。是故說。能知自覺者。是瞿曇弟子者。如來出瞿曇姓。觀察將來。未然事故。說此義。於將來世。當有眾生。姓婆嗟。無父母。忽然而生。豪尊自貴。在世自誇。如來欲止彼謗。故說。瞿曇弟子也。晝夜當念。是一心念於佛。一心念佛者。邪惡鬼眾。不敢侵近。是故說。晝夜當念是佛。一心念於佛也。

善覺自覺者 是瞿曇弟子
晝夜當念是 一心念於法
善覺自覺者。佛告諸比丘。當自觀察於諸法要。除去亂想。是故說。善覺自覺者。是瞿曇弟子。晝夜當念。是一心念於法也。善覺自覺者。是瞿曇弟子。晝夜當念。是一心念於眾。善覺自覺者。佛告諸大眾。汝等皆見一切大眾。以智而見。非為無智。以觀而觀。非為無觀。亦知我眾清淨。不清淨。是故說。善覺自覺者。是瞿曇弟子。晝夜當念。是一心念於眾也。

念身念非常 念戒布施德

念天安般死 晝夜當念是

彼修行人持戒完具，清淨無穢，猶如金剛不可沮壞，猶如須彌不可移動，是故說念身念非常。念戒布施德，念天安般死，晝夜當念是，所謂念施者，施有二種，財施、結使施，結使施者名曰究竟，施不變悔，財物施者非至竟，施已還悔，是故說念施也。所謂念天者，賢聖弟子晝夜念天，於此持戒得生彼處，習行功德不斷信根，具眾德本成就禁戒，是故說晝夜當念天也。當念身者，常觀此身成諸不淨，瑕穢充滿，是故說當念身也。至死亡念亦復如是也。

善覺自覺者 是瞿曇弟子

晝夜當念是 一心念不害

善覺自覺者，是瞿曇弟子者，一切眾生皆念其命，愛戀妻息貪著家業，身口意所修不害人者，乃稱明智之士，是故說晝夜當念是一心念不害也。晝夜當念是，不起瞋恚者，夫人瞋恚多起亂想，心如劍戟難制難持，生恚者不獲其果，是故說晝夜當念是不起瞋恚也。晝夜當念是，願欲出家，不樂在家貪著五欲，彼修行人雖在家內，觀欲如火意常厭患，晝夜思惟夢想出家，是故說晝夜當念是，常念欲出家也。晝夜當念是，坐禪一意定，初學三禪定為首，禪以攝意不與結使，眾想寂定念不流馳，是故說晝夜當念是坐禪一意也。晝夜當念是，念持不受塵，常樂寂靜不處人間，麤衣惡食不著文飾，趣自支形自足修道，是故說晝夜當念是，念持不受塵也。晝夜當念是，空不願

無想，恒觀五陰身虛而不真，不可恃怙，為變易法，不得久停，計我無我，況有身耶，是故說晝夜當念是，空不願無想，晝夜當念是去離願求，意彼修行人志求道德，不自為己，亦不願男相女形，亦不願色聲香味細滑法，是故說晝夜當念是去離願求意也。晝夜當念是，習學無想心，學人得無想定，具足賢聖法律，問曰：學人在諸地不見有我無我，何以故？不說具足賢聖法律，獨說無想定耶？答曰：無想定者，賢聖之奧室，入此室者不聞凡夫雜糅之行，是故說晝夜當念是，習學無想心也。晝夜當念是入室而思惟，彼修行人初入行時學二思惟，一者斷結，二者於現法而自娛樂，是故說晝夜當念是入定而思惟也。善覺自覺者，是瞿曇弟子，晝夜當念是，意樂泥洹樂，所謂泥洹者，終始無憂亦復不見起當有盡，永離眾患亦無熱惱，無求無想無復五陰，名色不我有，我不見名色，取要言之，虛無想像，智者教習，是故說善覺自覺者，是瞿曇弟子，晝夜當念是，意樂泥洹樂也。

出曜經◎雜品第十七

當念自覺寤 慎莫損其行

行要修亦安 不行行受報

當念自覺寤者，夫人有施為先，當內思惟校計熟思，慎勿失其所，慮不失所者，失所懷痛憂，是故說當念自覺寤也。慎莫損其行者，夫人有所施為，事情已彰復還懈慢，不究其理，不禪思惟，或時諷誦亦不通利，臨欲試時捨眾

逃亡，是謂於學有損，習禪之人念不在定，流馳萬端，如彼猿猴捨一趣一，於賢聖法律乃有大累，是故先達之人教彼後生，卒成其道，不使漏失，是故說慎莫失其所也。慮不失所者，或有誦人，日誦十千解義百千，晝夜諷誦不失上下文句，一一分明，理不遠義，入禪之寂，天雷地震，萬響俱作，不能動其神，是故說慮不失所者也。失所懷痛憂者，行不專己，俱興嫉意，自墜於淵，皆由行不正故，是故說失所懷痛憂也。

人當求方便 自致獲財寶

彼自觀其義 意願即果之

人當求方便者，世人多慕周旋四方，孜孜級級，求救形命，皆貪財貨，諸比丘等復求方便，誦契經律，阿毘曇及諸雜藏，坐禪比丘禪定入微，小七大七不失其次，耳錘法財已得功德，增益其行，是故說人當求方便，自致財寶也。彼自觀其義，意願即果之者，世人思惟誰有富貴，積財千萬者，隨所意念，費耗財寶，學道之人，捐捨妻息，去離榮寵，自知功德具滿，定寂靜，得六神通，飛騰虛空，作十八變，勇沒自由，不信道者，覩已則信，已信道者，遂進不退，是故說彼自觀其義，意願即果之也。

坐起求方便 自求於定明 如工練真金

除去塵垢冥 不為闇所蔽 永離老死患

坐起求方便，自求於定明者，所謂坐起者，諸疑結使，是人懷懈慢，不究其業，彼懈慢人，雖言起立與坐無異，精勤之人，雖言坐臥與立無異，是故說坐起求方便，自求於定明也。常

當專意求於定明，光無盡無處不照，是故說求於定明也。如工鍊真金，除去塵垢冥者，彼大眾中工師巧匠，集在彼眾，猶如塵垢物為塵所蔽，未被刈除，遂增污穢。今此人心亦復如是，為姪怒癡垢所染，亦無精光，不得照曜。是故說曰：如工鍊真金，除去塵垢冥也，不為闇所蔽，永離老死患者，彼修行人刈治塵垢，無諸結使，終不為生所屈，不為老所困，不為無常所召，是故說不為闇所蔽，永離老死患。

不羞反羞 羞反不羞 不畏現畏

畏現不畏 生為邪見 死入地獄

不羞反羞者，或有行人年歲長大，不肯從小比丘承受教誡。小比丘所說隨順法教，長老羞耻內自思惟，為少年比丘所授，極懷慚愧，藏顏無處，於彼不應起羞而羞，是故說不羞反羞也。羞反不羞者，彼修行人不誦習契經律阿毘曇及諸雜藏，虛受信施衣被飯食，病瘦醫藥床褥臥具，是故說羞反不羞也。不畏現畏者，滅盡泥洹，淡然無為，反更畏之，不親其行，彼泥洹中無生無老無病無死，亦復無天趣人趣地獄餓鬼畜生趣，反更畏之。如所說：彼凡夫人未曾聞此本無今無，已無當無，亦無恐懼安隱，亦復無眾害諸變，捨一切難而更畏之。是故說曰：不畏而現畏也。畏現不畏者，五道生死，姪怒癡熾然，為火所燒，漸增生老病死愁憂苦惱，不可稱說，亦不畏彼更著三有，是故說畏現不畏也。生為邪見，所謂邪見者，可羞不羞，不羞反羞，可畏不畏，不畏反畏，此盡名為邪見。造邪見業，是謂生為邪

見，死入惡道，作罪多者入惡道，作罪中者入畜生，作罪少者入餓鬼，是故說曰：邪見墮惡道。

人前為過，後止不犯，是照世間。如月雲消，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彼時去國界不遠，有梵志子名曰無害，常追逐師友，讀梵志經典，所事師者耆舊長老年過八十，所納妻婦年幼少壯，顏貌端正，女之禮節威儀備舉，無害梵志子亦復端正，丈夫姿顏世無雙比。時彼女人姪欲熾盛，即捉梵志子無害手，吾敬卿德，欲與情交，宜可爾不。無害聞之以手掩耳，我寧喪命，終不敢聽。女答之曰：夫人飢渴給以食飲，豈不篤意耶。我今姪火熾盛，須卿姪水滅之，豈不適我情耶。設當由汝喪我命根者，於此經典何用學為。無害答曰：我從母意，犯梵志法，死入地獄，豈不枉乎。時彼無害自拙走出門外，時梵志婦蓬頭亂髮，以土自塗，裂壞衣裳，坐地號哭。長老梵志行還見之，問其婦曰：誰取汝打撲，乃爾。婦答梵志曰：是汝親信弟子，梵志聞已，內自思惟，吾今不宜彰露此事，彼人備聞，害我不疑，當以權宜微以誘進，乃獲其身，斷其命根，即呼梵志子而告之曰：汝前後已來所學呪術，皆悉備具，無有缺漏，然當選擇良日，祭祠諸神，呪乃得行。左手援楯，右手援劍，詣彼要道嶮路，值人斬之，數滿千人，而取一指，如是成鬘，呪乃得行。是時弊魔復遣鳩槃荼鬼，衛護其人，使得行惡，斷絕人路，無復行人，漸漸乃至闍梨達尼園中，人民丘曠，舉國被災，又少一指，不充其數。無害親所生母，每生此念，吾子久在曠野，

飢寒勤苦，必然不疑。時母送餉，躬詣彼園，無害遙見，便生此念：吾受師訓，當辦指鬘。今少一指，不充其數。今值我母自來送餉，若我先食，呪術不成。若我先殺母者，當犯五逆罪。梵志子應從佛得度，如來三達，見彼無害，與五逆意殺母不疑。若審爾者，億佛不救。吾今宜往，拔濟其苦，使母子俱全，豈不善乎。即化作比丘，手執應器，視地而行，循彼徑路，直趣彼園，路側行人諸牧牛者，語曰：沙門止，止莫從此路，前有暴賊，名曰指鬘，前後已來傷害人民，不可稱計。我等所忌，不從此路。沙門單弱，儻為賊所害者，不亦劇耶。化人曰：無苦，賊不害我。吾有禁呪，足能制彼，使不害我。轉復前進，遂欲至園，指鬘遙見，有比丘來，歡喜踊躍，不能自勝。吾願果矣，必成指鬘，又不害母。呪術成辦，權停我母，及此餉食，殺彼比丘，然後能食。執刀擊楯，往逆比丘，無害素是壯士，走及奔馬，馳趣向佛，佛以神力，令彼無害在地，頓縮，佛地寬舒，如是疲極，不能及佛。指鬘舉聲喚沙門曰：止，止沙門，吾欲問義。比丘答曰：吾自久住，卿自不住，爾時指鬘以偈向比丘說曰：

沙門行反言住 我住反言不住
沙門當說此義 云何汝住我不住
爾時佛復以偈答曰 指鬘我已住
無害一切人 汝為凶暴人 何不改罪過
廣說如契經偈，爾時指鬘賊即以劍楯頭上，指鬘投於深澗，叉手合掌，向如來懺悔，復以偈讚曰：

704
出曜經卷第十八

姚秦涼州沙門竺佛念譯

雜品之一

◎自歸大聖雄

今欲自悔過

欲觀尊沙門

久來所作罪

爾時世尊還現色相，威神炳著，手執指鬘，詣祇洹精舍，告諸比丘：汝等將此指鬘，度為比丘。即如佛教，得為道人。清旦著衣持鉢入舍衛城分越。爾時城門裏有一牝象懷妊，欲產不時得產。象主遙見比丘來，即起迎逆。比丘若能使象時產者，可得入城。乞不能使象產者，不得入城。分越比丘答曰：吾先不誦此呪，且小停住，須吾還至世尊所，受誦神呪，還當呪之，使得產。時指鬘比丘即至世尊所，頭面禮足。白世尊曰：向者入城分越，值城門裏有象欲產，責我呪術，象得產者，然後得乞。唯願世尊願受神呪，使象得產，使得分越。佛告指鬘：汝往彼所，當以此言呪之。今至誠呪，自生以來，初不殺生，持是至誠語，使象得產無他。爾時鴛掘魔從佛受呪術，即往呪象，安隱得產。時諸人民皆稱善哉。世間乃有此奇怪之事。此指鬘前後殺生，不可稱計。今方自呪，從生以來，初不殺生，持是至誠語，使象得產無他，使得入城。街巷人民見指鬘來，其中或父母兄弟妻息為指鬘所殺者，皆前報怨，或以刀杖瓦石打指鬘，極使牢熟，破頭傷體，裂壞衣被，鉢盂亦破，即走出城，竟不乞食，還至世尊所，頭面禮足，自說緣本。佛知其意，指鬘受緣報，何其速哉。爾

時世尊漸與說法，即於坐上得須陀洹果。乃至羅漢六通清徹。爾時波斯匿王即集四種兵馬，象兵、車兵、步兵，欲往詣彼園，與鴛掘魔共鬪。出舍衛城，中道聞行人說鴛掘魔大賊，受如來教，得為比丘。即停兵，眾入祇洹精舍，與如來相見。爾時世尊知王當來，即以神足隱鴛掘魔形，使不顯露。時波斯匿王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爾時世尊即知而問曰：王嚴備戰具，集四種兵，為欲何至？王白佛言：界內有賊名鴛掘魔，依嶮作賊，暴虐無道，故集兵眾，欲往攻伐。中路聞人說鴛掘魔受佛來化，得為道次，不審其人今為所在。佛知王意，即攝神足，使王見鴛掘魔。王見恐懼，面投於地。諸臣扶起，以水灑之。佛告王曰：是王不幸，遇此小恐，其人已得阿羅漢果。設當王詣彼深園，見其本形，頭戴指鬘，人血塗體，身執利劍，顏色隆怒。王當見者，心肝摧碎，即喪命根。王白佛言：如來今日未降者，降未度者，度云何？世尊其人乃殺無央數人，云何得成羅漢果。佛言：無苦行，有前後有熟不熟，有初有終。爾時世尊觀宿因緣，便於大眾而說斯頌：

人前為惡，以善滅之。是照世間，如月雲消。人前為惡，以善滅之者，如彼指鬘殺害無數千人，以賢聖八品道而滅其惡。諸惡已盡，永無根本，究竟清淨，得不起法。是故說人前為惡，以善滅之也。是照世間，如月雲消者，世間者，猶如秋月，眾星圍繞，於中獨明，光照遠近。弊惡比丘諸惡已盡，修清淨行，便於大眾，廣有濟度。是故說是照世間，如月雲消也。

人前為惡，以善滅之。世間愛著，念空其義。人前為惡，以善滅之者，夫作惡皆由愛著。彼梵志妻與惡向無害，皆由愛心。是故說人前為惡，以善滅之也。世間愛著，念空其義者，愛心深固，流轉三界，受四生分迴，趣五道，皆由愛著，不能捨離。行人分別虛而不真，知皆空寂，不可恃怙。是故說世間愛著，念空其義也。

少壯捨家，盛修佛教。是照世間，如月雲消。佛契經說，因象師喻。時象師教訓少壯象，樂於曠野，不被調御。即於曠野命終，復有中象不被調御，於彼取命終。少壯比丘此亦如是，不被教訓而取命終。長老比丘不被教訓而取命終。比丘當知，此亦如是。少壯象調御而取命終，中年象被調御而取命終。少壯比丘被教訓而取命終，長老比丘被教訓而得賢聖法，而取命終。少壯比丘盛修佛教，無所漏失，具足佛法。云何為具足？越次取證，成無上果。是故說少壯捨家盛修佛教也。是照世間，如月雲消者，猶如秋月，光明遠照也。

少壯捨家，盛修佛教。世間愛著，念空其義。少壯捨家者，欲斷愛著。諸天阿須倫所見敬侍，加留羅乾沓和等皆悉承事供養。是故說世間愛著，念空其義也。

生不施惱，死而不感。是見道悍，應中勿憂。生不施惱，死而不感者，自生以來，不殺盜淫，不犯諸邪。臨命終時，神識澄靜，亦不驚懼。亦復不見地獄畜生餓鬼，不見弊惡鬼，但見吉祥瑞應。是故說生不施惱，死而不感也。是

見道悍應中勿憂者。彼見諦人已離五難。雖在憂感之間。淡然無為。亦不悲號哭泣。生諸眾惱。是故說是見道悍應中勿憂也。

生不施惱。死而不感。是見道悍。在親獨明。生不施惱。死而不感者。自生已來。不由父母兄弟宗親五族而行惡法也。是故說在親而獨明。

斷濁黑法 學惟清白 渡淵不反

棄猗行止 不復染樂 欲斷無憂

斷濁黑法者。云何名為濁黑法。答曰。一切諸使縛結塵垢。一切諸不善法。退墮法。諸染著生死者。當斷已斷。永斷。是故說斷濁黑法也。學惟清白者。云何名曰清白法。答曰。意止意斷。神足根力覺意八正道三十七品。正使有法離於生死。得出要者。亦名清白法。是故說學惟清白也。渡淵不反者。何以故名為淵。所謂淵者。流在界趣。轉增生死。由此淵故。流轉生死不可稱記。墮三塗八難。是故世尊說當滅四淵。求無上道。是故說渡淵不反也。棄猗行止者。云何為猗。所謂猗者。猗欲不善法。是故如來說棄猗無著。乃謂真行。是故說棄猗行止也。不復染樂者。不染五樂。親近賢聖。律終不捨離。是故說不復樂也。欲斷無憂者。夫人不至於無為。皆由有欲染著女色。興意思想念。彼色貌髮毛爪齒肥白端正。行人執意除去。彼念。欲想便息。不復熾然。是故說欲斷無憂也。

愛欲意為田 姪怒癡為種

故施度世者 得福無有量

愛欲意為田者。猶如荒田穢地。不數修治。菅草競生。傷害良苗。穀子不滋。時不豐熟。人染

著愛欲亦如是。是故說愛欲意為田也。姪怒癡為種者。夫人習行。常自觀察。若人種德為施何處。而獲果報。答曰。施無空入者少。施空入者多。云何施無空入者少。答曰。諸在外道異學及裸形梵志尼乾子等。愚人好施於中。望福於十六分。而不獲一。猶如穢田傷害善苗。穢行梵志傷害善根。為姪怒癡所覆。不修道果。是故說姪怒癡為種。故施度世者也。得福無有量者。嘆說如來聖眾施福之報。於大眾之中。有斷欲人。所施雖少。獲福無量。所得果報不可稱計。是故說故施度世者。得福無有量。

瞋恚滋蔓生 是故當離恚 施報無有量

猶如穢惡田

猶如穢惡田。瞋恚滋蔓生者。何以故名為穢惡。所以名穢惡者。亦自毀已。復毀他人。所以自毀者。瞋恚熾盛。顏色變易。本性改異。是謂自毀。復毀他人者。瞋恚熾盛。毀損他人。乃至失其命根。是故說猶如穢惡田。瞋恚滋蔓生也。是故當離恚。施報無有量者。人不懷恚。後受恚報。人由瞋恚亡國破家。皆由瞋恚。仁施福德。施無恚者。獲福無量。是故說當離恚。施報無量也。

愚癡穢惡生 是故當離愚 獲報無有量

猶如穢惡田

猶如穢惡田。愚癡穢惡生者。猶如盲人目不見。高平原平地。亦不見善色惡色青黃赤白。此眾人類亦復如是。以無明闇法。而自纏絡。不觀四諦善不善法。覆蔽慧明。及三十七道品。外道異學及諸梵志。癡所覆蓋。不識道真。如來聖眾永無此患。是故說猶如穢惡田。愚癡

滋蔓生也。是故當離愚。獲福無有量者。彼修行人欲求無愚者。當從何求。答曰。當從如來聖眾求。何以故。以其聖眾觀察本末。若大若小。若好若醜。分別四諦。眼明智覺。毫釐不失。施彼如來聖眾。無有愚癡者。獲報無量也。是故說當離愚。施報無有量也。

憍慢滋蔓生 是故當離慢 獲報無有量

猶如穢惡田。憍慢滋蔓生者。外道異學。憍慢最甚。是故如來說偈曰。婆羅門。憍慢滋多。從今世命終。當生六趣中。鷄猪狗狼驢五。泥犁六。施彼人者。不獲其報。是故說猶如穢惡田。憍慢為滋多也。是故當離慢。獲報無有量者。於如來大法中。除去憍慢。或時著衣持鉢入村乞食。下意自卑。如旃陀童女。身被寶衣。價直百千。若詣他舍。倚門侍立。不敢入舍。侮慢比丘。亦復如是。本出豪族。自苦其形。修乞士法。御心調意。如執利劍。手執鉢盂。如世窮人。閻浮利人。以髮為飾。我沙門。便取剃之。閻浮利人。衣裳多貪白淨。沙門。染污為色。閻浮利人。諸犯罪者。逐著深山。沙門。山藪為家。無欲之人。執行如是。況得向果者。心可移乎。是故說當離憍慢。獲報無有量也。

貪欲為滋蔓 是故當離貪 獲報無有量

猶如穢惡田

猶如穢惡田。貪欲為滋蔓者。人懷慳貪。至死不。改。或由慳貪。傷天命根。是故智者。去離慳貪。是故說猶如穢惡田。貪欲為滋蔓。是故當離貪。獲報無有量也。

六增上王者。染為染首。無染則離。染者謂愚。六增上王者。所謂王者。何者是。曰。意也。以次數

者則名六逆數者亦為六增上者意動則五隨走作五情設使諸入盡意所造如佛契經說猶如五根各各有境界不相錯涉亦不相侵意者至此五處最為原首侵彼五界設使五情不得停住於五事中最勝最妙是故名為王是故說六為增上王也染為染首者云何為染所謂染者染色聲香味細滑法是故說染為染首無染則離者云何名無染所謂無染者阿羅漢是雖言須陀洹諸塵垢盡得法眼淨不永得淨羅漢者永已得淨是故說無染則離也染者謂愚人所習習著色香味細滑法應思惟者然不思惟不應思惟者反更思惟是故說染者謂愚也 骨幹以為城

肉血而塗之 根門盡開張 結賊得縱逸 骨幹以為城肉血而塗之者所謂城者以五陰身為牆骨幹垣壁以血染之若當以內物現露於外者便生惡露觀不染著身與不可樂想以其皮膚覆骨莊飾為形智者觀察無一可貪是故說骨幹以為城肉血而塗之根門盡開張結賊得縱逸者眼根開張受於外色曰誰開乎答曰由不思惟故使結賊得入却善根財貨耳鼻口身心亦復如是意根開張結賊得入是故說根門得開張結賊得縱逸也

有緣則增苦 觀彼三因縛 滅之由賢眾 不從外愚除

有緣則增苦者前有因緣後生增苦前無因緣苦何由生猶如泉源出水成江河此亦如是因前有緣則有苦際漸漸增長至四百四患是故說有緣則增苦也觀彼三因縛者猶如

遇事人閉在作坊役使不住此亦如是五盛陰身以結使為縛憂愁苦惱役使心識不得停住復當經歷四百四病是故說觀彼三因縛也滅之由賢眾者夫欲信施當詣大眾施少獲福多猶如勇健丈夫能却外敵摧敗彼眾乃名勇健加得賞賜過出眾人如來賢眾亦復如是如海納萬川不拒細流有來供養者不存用喜不供養者亦不憂感是故說滅之由賢眾也不從外愚除者世愚惑人顛倒來久計著吾我著五陰身計為實身猶如有人曾不被毒蛇螫而不避之曾不被結使縛者而造其行為外塵所染是故說不從外愚除也何以故名為雜所以言雜者偈義種種演說不同餘偈單義不與此同是故說雜也雜品第十七竟

出曜經水品第十八

心淨得念 無所貪樂 已度癡淵 如鴈棄池 心淨得念無所貪樂者係心於淨恒求巧便欲得出要觀此生死如幻如化常懷恐懼心如熾火是故說心淨得念無所貪樂也如鴈棄池者知彼池水多諸畏懼又為獵者數來驚怖鳥即棄池高翔避此眾難是故說如鴈棄池也已度癡淵者癡淵所蔽入骨徹髓便求方便永滅無餘是故說已度癡淵也譬如鴈鳥從空暫下求出惡道至無為處譬如鴈鳥者畏諸眾鳥飛在虛空避此諸難自求無為是故說譬如鴈鳥也從空暫下者身能飛行遠近無礙去危就安是故說從空暫下也求出惡道到無為處也賢聖弟子如來等正覺為人除惡求出惡道修於善業離一切結

是故說求離惡道至無為處也亦名滅盡泥洹無生滅著斷恒不變易亦不磨滅彼得定修行人為老病所逼四百四病恒切己身厭患四大身捨五陰形入無為處

不修梵行 少不積財 愚者睡眠 守故不造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到時著衣持鉢將侍者阿難見閻浮界二人耆老形變色衰僂步而行見已世尊便笑爾時阿難更整衣服右膝著地長跪叉手白佛言佛不妄笑笑必有以願說其意爾時世尊告阿難曰汝頗見此二耆舊長老不形變色衰若此二人於此舍衛國從少積財者於舍衛國第一豪富若當捨妻子棄捐居業出家學道即成阿羅漢若小積財至足今日於此舍衛城里復在第二家若出家學道得阿那含果此二人若在中年積財至今日足在第二家若出家學道者得斯陀含果愍此二人違前所願捨本隨末飢寒勤苦萬患并至爾時世尊觀察此義為後眾生敷演大明在於大眾而說斯偈 不修梵行 少不積財 如鶴在池 守故何益 猶如老鶴伺立池邊望魚上岸乃取食之終日役思不果其願用意不息自致亡軀老有老法壯有壯力鶴以老法行於壯力終日不果但念少壯捕魚不覺耆年已至今此耆年長老亦復如是自念力壯歌舞戲笑博奕戲樂不慮今日年邁耆艾抱膝踣踞憶彼所更不行老法但念少壯欺詐萬端是故說如鶴在池守故何益 莫輕小惡 以為無殃 水滸雖微 漸盈大器 凡罪充滿 從小積成

莫輕小惡以為無殃者。人為惡行雖小不可輕。蚘蛇雖小螫噬人身。毒遍其身以喪命根。毒藥雖微人來得食。見毒便死。此亦如是。為惡雖小妨人正行。不至究竟。不慮於後當受其報。日復一日不肯改更。不念遠離惡。遂滋長。是故說莫輕小惡以為無殃也。水滲雖微。漸盈大器者。猶如大器仰承水漏。滲滲相尋。溢滿其器。是故說水滲雖微。漸盈大器也。凡罪充滿從小積成者。愚人習行從小至大。日日翫習不覺殃至。是故說凡罪充滿從小積成。

莫輕小善 以為無福 水滲雖微 漸盈大器 凡福充滿 從纖纖積

莫輕小善以為無福者。如有善人詣彼塔寺禮拜求福。或上明燃燈燒香掃灑。作倡伎樂。懸繒幡蓋。從一錢始。復勸前人使發施心。一搏已上供養聖眾。或以楊枝淨水供給清淨。或脂燈續明。如此小小亦不可輕。依彼心識獲報無量。如然一燈除舍闇冥。不知冥之蹤跡。如燒極微妙香。盡除臭穢。不知所在。利劍雖小能斷毒樹。此亦如是。善行雖微能除重罪。往來人天不更苦惱。從此適彼受福無量。現在可知。滲滲不絕。遂滿大器。勇者行福漸漸成就。是故說凡福充滿從纖纖積。猶如人渡河。

縛筏而牢固 彼謂渡不渡 聰叡乃謂渡

縛筏而牢固者。猶彼眾生欲渡深淵。或筏而渡。或腰船而渡。或浮瓠。或載小船。或草木為筏。皆得至岸而無罣礙。是故說猶如人渡河。縛筏而牢固也。彼謂渡不渡者。謂愛淵猶如深淵。流出成河。彌滿世界。流向三界。趣四生。遍五道。

復流至色聲香味細滑法。是故說彼謂渡不渡也。聰叡乃謂渡者。所謂聰叡者。佛辟支佛。是。雖渡世淵不足為奇。何以故。世淵無盡。渡愛欲淵者。乃謂為奇。是故說聰叡乃謂渡也。佛世尊已渡梵志渡彼岸。比丘入淵浴。聲聞縛牢筏。昔有兩師大梵志。造立波羅利弗多羅大城。功夫已舉。莊飾成辦。便請佛及眾僧入城供養。未與諸門立號。梵志內心作是念。若沙門瞿曇從所門出。當名為瞿曇門。若復如來渡恒伽水。當名彼渡為瞿曇渡。爾時梵志復生是念。不審如來為欲載筏渡。腰船浮瓠小船為載河渡。爾時世尊知彼梵志心中所念。即以神力及比丘僧忽然而渡。在彼岸立。爾時世尊在大眾中而說此偈。佛世尊已渡。

梵志渡彼岸 比丘入淵浴 聲聞縛牢筏

說此偈已各還精舍。梵志聞佛所說歡喜奉行。是泉何用 水恒停滿 拔愛根本 復欲何望 是泉何用水恒停滿者。三者假謂為泉。愛亦名為泉。水恒停滿。一切諸結皆集愛泉。是故說是泉何用。水恒停滿也。拔愛根本復欲何望者。行人以能拔愛根本無復生死。猶如毒樹究盡其根。無復出生亦無枝葉。愛亦如是。無復枝葉。拔其根本復欲何望者。更不受有。更不復生。是故說復欲何望也。

水人調船 弓師調角 巧匠調木 智人調身 水人調船者。治牢固。斲治諸孔不使漏水。使眾人類從此岸得至彼岸。弓匠修治筋角調和得所。火炙筋被用不知折。是故說水人調船。弓師調角也。巧匠調木者。墨縷拼直。高下

齊平。意欲造立宮室成就。是故說巧匠調木。智者調身者。恒以正教不毀法律。搜求義味。求上人法。是故說智者調身也。

猶如深泉 表裏清徹 聞法如是 智者歡喜 猶如深泉表裏清徹者。所以說偈。智者以譬喻自解。或有深泉不清恒濁。或復有泉深而且清。於彼自照面像悉現。是故說猶如深泉表裏清徹也。聞法如是。智者歡喜者。昔有國王厭患世典疲倦俗業。往至塔寺欲聽正法。時象力比丘得阿羅漢道。當次說法。時彼國王以巾覆頭。脚著履屣。入眾聽法。羅漢比丘告彼王曰。昔佛有制不得為著履者說法。王內悲隆盛即脫履屣。羅漢比丘復告王曰。昔佛如來亦說此限。不得與覆頭者說法。王聞是語遂興瞋恚。內自思惟。咄今為此比丘所辱。此比丘故當見我頭白禿。故欲辱我耳。若此比丘說法不入我耳者。當取斫頭。爾時國王即却頭覆。沙門速為我說法。比丘報曰。如來至真等正覺亦說此教。不得為瞋恚者說法。王今瞋恚何由得說法。王當正意聽說譬喻。猶如濁泉涌沸不停。王今如是。心意倒錯。何由聞法。爾時國王內自慚愧。即興敬心。此比丘必是聖人。乃能玄鑒通達人心。即從坐起。右膝著地。頭面禮足。白比丘言。唯願聖尊與我說法。使此穢形永蒙蔭覆。王即就坐欲得聞法。爾時比丘便以此偈向王說曰。

猶如深泉 表裏清徹 聞法如是 智者歡喜 爾時比丘重與王說法。令彼王心歡喜踊躍。道根信心而不傾動。是故說聞法如是。智者

歡喜也

忍心如地。不動如安。澄如清泉。智者無亂。忍心如地者。猶如此地。亦受於淨。亦受不淨。地亦不作是念。我當捨。是受是。智者執行亦復如是。若人嘆譽。不以為歡。有毀辱者。不懷憂感。見善不喜。聞惡不怒。是故說忍心如地也。不動如安明者。猶如安明。獨處眾山。不為暴風所傾動。賢聖之人。亦復如是。不為闕四事。心有增減。是故說不動如安明也。澄靜如清泉。智者無亂者。猶如澄靜。泉表裏清徹。不為小流所濺濁。智者如是。內既無非。外姦不入。心如金剛。不可沮壞。是故說猶如澄泉。智者不亂也。水品第十八

出曜經卷第十八

姚秦涼州沙門竺佛念譯

華品第十九

孰能擇地。捨鑑取天。唯說法句。如擇善華。如來所以演此偈者。欲以生言致難。然無能致詰者。佛還自說。孰能擇地。捨鑑取天。唯說法句。如擇善華。佛以偈報曰

學者擇地。捨鑑取天。善說法句。能採德華。學者擇地者。所謂向阿羅漢。云何名為地。所謂地者。愛種是也。學者執信擇選善地。除愛根本。自致成道。是故說學者擇地也。捨鑑取天者。學人修行。從此世間。上至諸天。披求愛本。永斷無餘。天龍鬼神八部將軍。其有愛者。皆能除斷。是故說捨鑑取天也。善說法句。能採德華者。

句身味身。分別義理。一一剖判。以無礙智解諸縛著。猶如學人。採致眾華。以為鬢飾。實既得。價觀者無厭。善說法句。亦復如是。敷演玄微。廣採眾妙。是故善說法句也。斷林勿斷樹

林中多生懼。斷林滅林名。無林謂比丘。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與無央數眾說法。前後圍繞。時有一人。信心堅固。捨家妻子。捐棄五親。出家學道。求為沙門。爾時彼人在大眾中。心念宿舊。五欲自娛。憶女顏貌。如現目前。陰便動起。心懷慚愧。即詣靜處。以刀斷之。血流溢。出迷悶。不自覺知。爾時世尊告大眾曰。汝等觀此愚人。應獲而不獲。不斷而便斷之。夫欲斷者。當斷結使。諸縛何乃斷。此形相。由是如來頻說二偈

斷林勿斷樹

增人縛著

心縛無解

斷林勿斷樹 林中多生懼
未斷林頃 增人縛著
斷林勿斷樹 林中多生懼
如憤戀母

未斷林頃。增人縛著。未斷結使。縛著。諸想心使。流馳不能專一。是故說未斷林頃。增人縛著也。心縛無解者。如苦行人。常樂山藪。所以然者。皆由彼山。得成道。故是故說心縛無解。猶憤戀母者。猶如新生犢子。其心終不離母。此眾生類。亦復如是。眾結未盡。為狐疑所迫。逐。是故說如憤戀母也

當自斷戀。如秋池華。息跡受教。佛說泥洹。當自斷戀。如秋池華者。愛之染神病。無端緒。猶如蓮華。色鮮且好。其有見者。莫不愛樂。及秋華萎。人心皆離。不復貪樂。是故說當自斷戀。如秋池華。息跡受教者。息跡者。賢聖人受

正教誠。初無差違。善法日增。惡法日退。何以故。以佛說泥洹樂。泥洹中無苦惱。眾患切身。是故說佛說泥洹樂也。如彼可意華

色好而無香。工言華如是。無果不得報。爾時世尊。愍彼群生。欲演法教。故說斯偈。夫說法人。上中下善。義理深邃。言行自違。不獲其報。是故世尊。說不得其果。如來所以說此偈者。欲訓後弟子。欲令師教。嚴切現。弟子義承。受教誠。或時弟子。不堪教戒。是故說如彼可意華。色好而無香。工言華如是。無果不得報也

如彼可意華 色好而香潔
工言善如是 必得其果報

爾時世尊。為諸人前。頻而說斯法。彼說法人。聲響清徹。言無忌難。為眾生說法。上中下善。義味具足。淨修梵行。義理深邃。智者分別。已行專正。訓彼亦爾。皆順於法。不違義理。世尊說。具得果報。是故說如彼可意華。色好。形香潔。工言善如是。必得其果報也

如蜂集華。不擾色香。但取味去。仁人聚然。爾時世尊。為分越比丘。而說斯偈。彼與食人。與處求觀。見前人善。色惡。色若好。若醜。見彼容姿。熟視不離。見彼不端正者。目不視之。聞彼香者。以鼻嗅之。見彼穢者。背而捨之。憶彼善色。善香。還至房中。晝夜思想。爾時世尊。觀見比丘。心各如是。佛告比丘。汝等何不如蜂採華。但取味去。不擾色香。汝比丘善。香惡。香善。色惡。色若好。若醜。何所加益。大家小家。饒財貧賤。汝等如心。便負彼人。如仁所行。何不如是行。是故說如蜂集華。不擾色香。但取味

去仁入聚然也。多作寶華結步瑤琦者。如彼
工巧華鬢弟子。多集眾華作華鬢。價以自存
活。諸比丘見彼所行。便自造未曾有鬢。世尊
說各造華鬢。汝等如是。正是行時。造無數行
乃得人身。何不作福德而自修習布施思惟
教誡。精進修戒持淨梵行。是故說多作寶華
結步瑤琦。廣積德者所生轉好也。

愚誦千章不解一句。智解一句。即解百義
愚誦千章不解一句者。愚者無智無行無見
無眼。不修聞但有淺智。麤智貪食。彼千句不
解一句。是故說愚誦千章不解一句也。智解
一句。即解百義者。智者有眼有見能細思惟。
彼一義圍遶義。知此法應爾不應爾。是故說
智解一句即解百義也。猶如雨時華

萌芽始欲敷。姪怒癡如是。比丘得解脫
猶如雨時華萌芽始欲生者。猶如雨時華
得敷開亦不減。華葉墮落芽生益好。是故說
猶如雨時華萌芽始欲敷。姪怒癡如是。比丘
得解脫者。汝等比丘不畏王故作道人。不畏
賊故作道人。不畏責故作道人。不畏病故作
道人。不畏役故作道人。汝等所以作道人者。
患厭世苦作道人。欲離生老病死故作道人。
為爾不。比丘答曰。如是世尊。汝等何不思惟
去姪怒癡。遠離結使不與從事。當吐當除當
滅當獲。何等當獲二業。自為己為他人。自為
己者以善熏身。為他人者。若受人信施衣被
飯食床敷臥具病瘦醫藥則無有損。是故說
姪怒癡如是。比丘得解脫也。
如作田溝。近于大道。中生蓮華。香潔可意。

如作田溝。近于大道者。所謂田溝者。不淨穢
惡盡順其中。人見患之不肯親近。行則避之。
目不欲視。是故說如作田溝。近于大道也。中
生蓮華。香潔可意者。色成就香成就。人見歡
喜。當作是意。不問其地。但觀其華。云何於此
處。乃生極妙華。甚為奇特。世之希有。是故說
中生蓮華。香潔可意也。

有生死然。凡夫處邊。慧者樂出。為佛弟子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一
日一夜六時觀察。頗有眾生應從佛度。反更
墜他。凡夫地。則於佛法有大闕減。以天眼見
舍衛城裏有一旃陀羅兒。客除糞。以自存命。爾
時世尊到時著衣持鉢入舍衛城分衛。以次漸
漸至彼旃陀羅家。時客除糞者遙見世尊來。
內懷慚恥。即避世尊更詣餘巷。如來忽然復
往逆之。其人自念。吾擔糞穢臭惡不淨。今日
何由得覲世尊。復欲避走。詣一澤地。索斷瓶
破穢污淨地。恐地主瞋。意欲馳走。佛遙喚曰。
吾今故為汝來。復欲何趣。其人報曰。身體穢
污。不敢親近尊顏。是故欲避之耳。尊今當知。
早喪父母。五親凋落。無有妻息。孤窮單立。客
除糞以自存活。不審世尊何所教誡。乃能慈
愍。與罪人共語。爾時世尊告曰。汝隨我來。欲
度卿為沙門。其人白佛言。云何世尊。地獄餓
鬼畜生。亦得為道乎。爾時世尊告彼人曰。吾
今永世以來。修無數行。求成佛道。正為罪苦
人耳。爾時世尊即以神力。手執其人。上昇虛空。
往至恒水側。沐浴彼人。身體香潔。復以神力。
接至祇洹精舍。勅諸比丘。將此人度為沙門。

受教即度為沙門。其人已得為道。內自思惟。吾
出寒賤。幸有微福。得染道味。今不自求。求於
道者。後墮。凡細復劇於今。即自勸勵。精勤日
新。未經旬日。便得須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
含果。阿羅漢果。六通清徹。涌沒自由。即詣一
大方石。當中央坐。補納故衣。爾時王波斯匿
聞佛度旃陀羅兒。客除糞者。王自思惟。佛出
釋種。豪族。姓家。左右弟子。皆出四姓。長者種
婆羅門。種刹利。種來入宮室。受人供養。信施
五體。投地接足。而禮。今聞如來度旃陀羅種
我等。云何屈伏禮敬。吾今當往責數如來。王
自嚴駕出詣如來所。未到之頃。見一比丘。坐大
方石。補納故衣。有五百淨居天圍遶禮覲。王
直前語比丘曰。今煩比丘。往白世尊。王波斯匿
在外欲覲世尊。比丘聞已。即沒入石中。從如來
精舍地中出。前白佛言。王波斯匿在外欲見世
尊。佛告比丘。汝今還從此地入。從彼石出。告
王曰。宜知是時。即如佛教。從石涌出。告語王
曰。如來有教。大王宜知是時。波斯匿王復作
是念。我今所以來者。欲問彼除糞人。今且捨
置。先問此比丘。云何得入是剛鞭石裏。涌沒
自由。亦當問此比丘。為是何人。爾時波斯匿
王。即除王飾。前至佛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
須臾退坐。前白佛言。向者比丘。為名何等。乃能
有此神力。石裏往反。無有罣礙。佛告王曰。此
是客除糞人。今有神力。如是。爾時世尊以此因
緣。便說二偈。猶如穢汚惡地。田溝深坑。生香
潔蓮華。云何大王。有目之士。當取此華。不乎。王
白佛言。唯然世尊。華極香潔。當取莊飾。穢汚

當觀如母胎，於彼胎中生功德華。時波斯匿王叉手合掌前白佛言：唯然世尊，彼人快得善利，蒙聖垂教，得在道次，既得為道，神足變化不可思議。自今以始，終身請此比丘供養，四事不闕。是故說慧者樂出家為佛弟子。

如有採華專意不散，村睡水漂為死所牽。如有採華專意不散者，昔有眾多人在野採華，採擇妙者競取好者，是故說。如有採花專意不散也。村睡水漂為死所牽者，時彼人民採華疲倦歸家睡眠，客水暴溢盡漂殺之，是故說村睡水漂為死所牽也。

如有採華專意不散，欲意無厭為窮所困。如有採華專意不散者，是時人民採致妙華競取好者，奔趣東西要獲妙香以用歡慶，是故說。如有採華專意不散也。欲意無厭為窮所困者，所以採取華者，欲以五欲自娛快自縱恣，莫知來變不觀未然，來變進趣死日逼至，乃知為困。是故說欲意無厭為窮所困也。

如有採華專意不散，未獲財業為窮所困。如有採華專意不散者，是時人民窮儉多乏，採華往賣用自存濟，是故說。如有採華專意不散也。未獲財業為窮所困者，其人慙慙所在求財，不稱其願，不充悵望，便為窮所逼，捨此形當更受身，皆由無慮故捨形受形，是故說未獲財業為窮所困也。

觀身如坏，幻法野馬，斷魔華敷，不覩死王。觀身如坏者，猶彼坏器危脆不牢，必當敗壞為磨滅法，不可恃怙。悉當歸盡，漸漸積聚乃成堆阜。此四大身亦復如是，不可恃怙，皆當歸

盡為磨滅法。如是不久當捐棄塚間，是故說觀身如坏也。幻法野馬者，猶如野馬火焰熾明，幻人眼目，人欲往就尋究，不知所在，徒自疲勞，無所剋獲。解知諸法皆悉如是，無強無牢，不可恃怙。是故說幻法野馬也。斷魔華敷者，所謂魔者，稱為自在天子，彼所著結髮，以見諦思惟道往斷，斷已斷當斷，剝已剝當剝，打已打當打，是故說斷魔華敷也。不覩死王者，見諦思惟道所應斷結已盡無餘，不復進趣向於自在天子，亦復不為天所牽連，是故說不覩死王也。

此身如沫，幻法自然，斷魔華敷，不覩死王。此身如沫者，猶如聚沫，不得久停，不可恃怙，捉便消滅，不可護持。此四大身亦復如是，無力無強，亦無堅固，是故說是身如沫也。幻法自然者，猶如幻化之物，誑惑他人，非真非實，愚人染著，謂為己有，智者觀察無一可貪，是故說幻法自然，斷魔華敷者，見諦思惟所斷結使，永盡無餘，更不適彼言而親近之，是故說斷魔華敷也。不見死王者，見諦思惟結已盡，獨王三千，存亡自由，更不為自在天子所拘錄，是故說不見死王也。解身與貪一而不異，學能捨牢有，如選憂曇鉢，比丘度彼此，如蛇脫故皮，學能捨牢有者，有中牢者，何者是乎？謂五欲是。心意染著不能捨離，令此眾生興意染著，流轉五道周而復始，一形毀壞復受一形，世間復有何者牢？所謂五盛陰身是。復使眾生類終日翫習，不能去離，然彼學人執意牢固，能捨此牢有者，可謂賢聖能捨五盛陰身及五欲者，是謂應賢聖行，是故說學能捨牢

有也。如選憂曇鉢者，善別之人選擇妙華求憂曇鉢，形神疲勞不能剋獲，意便疲厭，即捨而去。是故說如選憂曇鉢也。比丘度彼此者，所謂比丘者，破諸結使毀辱形體，著衣持鉢行乞度人，度彼此者，謂內外六情，內六入外六塵，是故說比丘度彼此也。如蛇脫故皮者，賢聖人三有牢者，為賢聖之道也。聖人能捨賢聖道入無為泥洹城，是故說如蛇脫故皮也。

出曜經馬喻品第二十

如馬調軟 隨意所如 信戒精進
定法要具 忍和意定 是斷諸苦

如馬調軟隨意所如者，如有善調馬之士，以策御馬隨意所如不失本徹，馬性剛直復恐鞭捶，恒自將護以慮為失，是故說如馬調軟隨意所如也。信戒精進定法要具者，比丘執行人來見呵責，信心向佛法僧，精進牢固不可沮壞，意常入定分別諸法亦不漏失，是故說信戒精進定法要具也。忍和意定者，學人進行調御諸根不令放逸，於諸根門悉得自在忍力具足，若人毀譽稱譏苦樂不興悲，心亦無是非，是故說忍和意定也。是斷諸苦者，有中有多餘無餘盡能斷入泥洹中，是故說是斷諸苦。從是住定，如馬調御，斷悲無漏，是受天樂。從是住定者，彼習定人收攝諸根，執意不亂，心無他念，心所念法亦不流馳，是故說從是住定也。如馬調御者，如彼調馬人，見彼惡馬，憊悞不調，著之羈絆，加復策捶，然後乃調，隨意所如無有疑滯，是故說如馬調御也。斷悲

無漏者諸患已盡無復諸漏更不受當來有後不復生是故說斷患無漏也是受天樂者諸天晝夜衛護羅漢說功德捨天重位來至人間稱譽賢聖功德展轉遠布無不聞者是故說是受天樂也

不恣在放恣

於眠多覺寤 如羸馬比良 棄惡乃為賢

不恣在放恣於眠多覺悟者如彼修行人心無放逸歎說不放逸之德樂於閑靜不處憤亂見放逸者勸使除貪夫放逸人不獲善本多失財貨於眠多覺悟憶佛契經如來所說若人睡眠多有所損應成之物反更壞敗不應成物反更成立皆由睡眠而有此變是故說不恣在放恣於眠多覺悟也如羸馬比良棄惡乃為賢者猶如兩馬同趣一向一馬肥良走速一者羸劣走不及伴然彼羸者先得正道垂欲究竟後良馬以進超過於劣馬此眾生類亦復如是有利根人貪著睡眠不肯修學有鈍根人意勤修學不著放逸是故說如羸馬比良棄惡乃為賢

慚愧之人智慧成就 是易誘進 如策良馬慚愧之人智慧成就者如人習行恥不及眾得一望一轉欲前進於行闕一者便自羞恥吾宿有何緣習行而不果獲煩惋自責如喪二親意常欲離惡不善法是故說慚愧之人智慧成就也是易誘進如策良馬者盡能滅一切諸惡永拔根原無復塵翳如斯之人易進為道是故說是易誘進良馬者彼御馬人調御惡馬能令調良豫知人意之所趣向是故說如策良馬譬馬調正可中王乘調為人尊乃受成信

譬馬調正者如彼王廐有二種馬一者上二者中三者下餒食養育盡無差別上馬者王數觀視中馬者遣人看視下馬者遣奴看視是故說譬馬調正也可中王乘者金銀技具種種纓絡乘有所至行步安庠如王所念終不違錯是故說可中王乘也調為人尊者處眾人中為尊為上無有過者最為第一無以為喻亦無儔匹是故說調為人尊也乃受成信者聞彼譏謗不懷憂感逆愆其人後當受殃已終不瞋亦無恚怒不生惡心向於前人是故說乃受誠信也

雖為常調 如彼新馳 亦最善象 不如自調 雖為常調者猶如調馬人少來知馬進趣良善驚鈍悉皆了知某者易調某者難調某者性急某者性緩能別此者乃謂善察是故說雖為常調也如彼新馳者復知惡馬不可調御方始教習乘走東西未經旬日復得調良若志固不可調者即付外人馱薪負草是故說如彼新馳也亦最善象者最善象者意伏心調身體羸溢獸中最大為人所愛觀者無厭是故說亦最善象也不如自調者人能自調御除非去邪為諸天世人諸佛世尊神通得道者所見敬是故說不如自調也 彼不能乘 人所不至 唯自調者 乃到調方 彼不能乘人所不至者不能乘此乘至無畏境亦復不能乘此乘至安隱處復不能乘此至無災患處是故說彼不能乘也唯自調者乃到調方者人能自調御識神速到安隱處不調者能使調不正者能使正永處無為不復經歷憂悲喜怒是故說唯自調者乃到調方

彼不能乘 人所不至 唯自調者 滅一切惡 彼不能乘人所不至者不能乘此乘去離地獄餓鬼畜生亦復不能超越八難是故說彼不能乘人所不至也唯自調者滅一切惡者人能自調眾善普會於諸結使最得自在盡能滅地獄餓鬼畜生蹤跡是故說唯自調者滅一切惡

彼不能乘 人所不至 唯自調者 脫一切苦 彼不能乘人所不至者乘此乘不能盡苦原本從此岸至彼岸何以故乘者非至竟乘非第一義乘是故說彼不能乘人所不至也唯自調者脫一切苦永盡於苦無復生死是故說唯自調者脫一切苦也 彼不能乘 人所不至 唯自調者 得至泥洹 彼不能乘人所不至者不知蹤跡況當知泥洹有可見耶此事不然是故說彼不能乘人所不至也唯自調者得至泥洹解知泥洹亦自虛寂專意一向無他異念是故說唯自調者得至泥洹 常自調御 如止奔馬 自能防制 念度苦原 常自調御者念自調御去惡即善如契經說佛告呪那曰自不調御意不專一故調御餘者此事不然欲得調人先當自調是故說常自調御也如止奔馬者如彼調馬人調和奔逸馬避危就安是故說如止奔馬也自能防制念度苦原者眾行已具便不履苦越過苦表何者苦表滅盡泥洹是彼無復眾苦熱惱是故說自念防制念度苦原也 自為自衛護 自歸求自度 是故躬自慎 如商賈良馬 昔佛在羅閱城竹園迦蘭陀所爾時耆域藥

王請佛及比丘僧。又除般特一人。所以然者。以彼般特四月之中不能誦掃帚名得。爾時如來及比丘僧往到彼家各次第坐。耆域即起行清淨水。如來不受清淨水。耆域白佛言。不審如來以何因緣不受水。佛告耆域。今此眾中無有般特比丘。是故不受水耳。耆域白佛。此般特四月之中不能誦掃帚名得。行道放牛牧羊人皆誦得此偈。何故請此人。佛告耆域。汝不請般特者。吾不受清淨水。時耆域承佛教誡。即遣人往喚般特。佛告賢者阿難。汝授鉢與般特。佛復告般特。莫起于坐。遙授鉢。孟著如來手中。爾時耆域見神力如是。乃自悔責。咄我大誤毀辱賢聖。今日乃知不可犯其口言。即生恭敬心向般特比丘。乃不慙。勲於五百人許。爾時世尊廣說曩昔因緣。過去久遠無數世時。爾時耆域身躬為馬將。販賣轉易。時驅千疋馬往詣他國。中路有一馬產駒。其主即以駒與人。驅馬進路。尋進他國。與國王相見。王問馬將。吾今觀此千疋馬。是凡常馬。然其中有一馬悲鳴聲不與常馬同。此馬必生駁駒。其駒設長大者。價與此千疋馬等。若我得此駒者。諸馬盡買。不得駒者。吾不買馬。馬將報曰。自涉路已來。不憶馬產駒。王告彼人。吾誦馬相。聞馬母聲。必知其駒好惡。馬將追憶退還。自念。近於道路。此馬母如產駁駒。即與中路主人。其駒未經旬日。便作人語。語其主曰。若使馬將來索我者。得五百疋馬。持我身與。不得五百疋馬。莫持與之。數日之中。馬將自至。近留馬駒。以相付託。君有

養活勞苦。今以一疋好馬贖之。願見相還。其人答曰。吾本不強從君索駒。自君去後。勤苦養活。若今以五百疋馬贖。爾乃相還。即如其言。以五百疋馬贖。乃得本駒。佛告耆域。汝昔先薄賤馬駒。用持乞人。後以五百疋馬贖。取先賤而後貴。今亦如是。請五百比丘留般特一人。今反貴重般特。薄賤五百人。斯緣久矣。非適今日。是故說如商賈良馬也。馬喻品第二十竟

長者多所傷敗。悲生則禍至。猶人把火逆風自燒身。是故說降悲勿令起也。欲生當制之者。欲心適生。即求方便。令不生。如彼毒蛇。方欲出穴。即當制御。令不暴逸。欲心如是。即生便滅。使不滋長。是故說欲生當制之也。漸斷無明根者。無明者。世間之大冥。覆蔽心識。不得開舒。當求方便。以勇猛心。斷根不生。是故說漸斷無明根也。修諦第一樂者。行者所以不速成道。猶其姪。怒癡染污身心。此三結使。由四諦斷。不獲諦人。不能除此三事。從無數世以來。未曾獲無為樂。得四諦者。爾乃為樂。是故說修諦第一樂。

出曜經卷第二十一

姚秦涼州沙門竺佛念譯

◎ 悲品第二十一

除悲去憍慢

不染著名色

超度諸結使

除有何有哉

除悲去憍慢者。夫人瞋悲敗善行人。所以競利多少。亡家破國。種族滅盡。皆由悲。以憍慢滅已。滅當滅。是故說除悲去憍慢也。超度諸結使。者。瞋悲憍慢結使為本。除本則無有枝葉。是故說超度諸結使。不染著名色者。盡除雖有名色。存眾生有樂想。皆由名色。與共相毀訾。我色像名望勝。卿卿色象名望不勝我。是故說不染著名色。除有何有哉者。所謂有者。結使名號。未能度有至無。為使所使。為結所結。為縛所縛。彼修行人。以虛寂止觀。永盡無餘度。有至無。是故說除有何有哉也。降悲勿令起。欲生當制之。漸斷無明根。修諦第一樂。降悲勿令起者。悲熾如火。當念速滅。若令滋

斷悲得善眠。悲盡不懷憂。悲為毒根本。甘甜為比丘。賢聖能悉除。斷彼善眠睡。斷悲得善眠者。夫人瞋悲晝夜不睡。如遇蛇嚙。如病發動。如失喪財貨。此悲之相貌。人無瞋悲。不見眾惱。安臥睡眠。天曉不悟。如服甘露。心識淡然。是故說斷悲得睡眠也。悲盡不懷憂者。人懷悲。怒現在前時。晝夜愁感。如喪親親。如失財寶。悲已得除。無復愁憂。苦惱。是故說悲盡不懷憂也。悲為毒根本者。毒中根者。莫過於悲。人當悲盛。覆諸功德。不得露現。是故說悲為毒根本也。甘甜為比丘者。已拔毒根本。無復毒栽。更生美藥。如彼甘露。去諸穢惡。是故說甘甜為比丘也。賢聖能悉除。斷彼善睡眠者。所謂賢聖者。諸佛弟子。眾惡悉除。諸善普會。滅悲生本。更不造新。意不興念。念此悲想。善得睡眠。無復憂慮。是故說賢聖能悉除斷彼善睡眠也。人興悲怒

作善不善 後恚已除 追念昔事 如火熾然 人與恚怒作善不善者 如人為恚怒所纏 心意倒錯無所識知 猶如盲者不覩高岸平地 彼恚怒人亦復如是 為恚怒所纏 不見善與不善好之與惡 是故說人與恚怒作善不善也 後恚已除 追念昔事如火熾然者 猶如失道之士時變為要 瞋恚之人速悔為上 內懷慚愧即自悔責 恚為虛詐何為興怒 怒怒相報終無休已如火熾然 心意變悔 羞為恚所使 是故說後恚已除 追念昔事如火熾然也

無慚無愧 復好恚怒 為瞋所纏 如冥失明 無慚無愧者 人之恚盛不別尊卑 無有慚恥 如顛惑狂 眾人圍繞終日 嗤弄不自覺知 匿事發露 誑言無本 是故說無慚無愧也 復好恚怒者 彼恚怒人行無清白 心懷穢濁 無由得修梵行 是故說復好恚怒也 瞋恚所纏如冥失明者 彼恚怒人瞋怒熾盛 觀晝如闇 天地悉冥 無所復覩 已無身光 雖復千日 競照何益於己 是故說為恚所纏如冥失明也 彼力非為力

以恚為力者 恚為凡朽法 不覺善響應 彼力非為力以恚為力者 所以瞋恚由非義興 內自思惟 吾所行是彼所行非 會至眾詰問前却 乃為小兒所嗤 方自覺悟 退追不是 所謂貴勝理直則勝 瞋恚力者不可恃怙 亦無牢固 敗人善性 是故說彼力非為力 以恚為力者也 恚為凡朽法 不覺善響應者 盡滅善本 出語成惡 不慮前後 觸類興罵 語常麤麤 以瞋恚為首 夫人有德遠近稱慶 必有善響 所在流布 今論此人 但聞惡聲 無有善響

雖少多有善為恚所覆 不得顯露 是故說恚為凡朽法 不覺善響應也

有力近兵 無力近軟 夫忍為上 宜常忍 贏為弱者 輕忍不還報 設當打捶 亦不興恚 力力相從 贏贏相就 力者終不設意於贏 贏者反更舉意向強 是故說有力近兵 無力近軟也 夫忍為上 宜常忍 贏者 所謂忍 者 不見過咎 是與不是 乃名為忍 不恃已強 陵易弱者 設當輕易弱者 便為眾人所見 嗤笑 是故說夫忍為上 宜常忍 贏

舉眾輕之 有力者忍 夫忍為上 宜常忍 贏舉眾輕之者 或有一人為眾所輕 其中有點慧者 便能忍之 何以故 彼人單弱 無所歸趣 豈復在是一人當興瞋恚 是故說舉眾輕之 有力者忍也 夫忍為上 宜常忍 贏者 忍為第一 力世間無過者 雖神通鑒照 成道相好 皆是忍力 達明今世後世 徹照無外 亦由忍力 是故說夫忍為上 宜常忍 贏 自我與彼人 大畏不可救 如知彼瞋恚 宜滅己中瑕

自我與彼人大畏不可救者 夫人思惟 先自察己 然後觀彼 相其顏色 即能分別 斯性弊惡 斯性良善 恒自謹慎 不造惡行 恐後世報受苦 無量 從今世至後世 無有解脫 是故說自我與彼人大畏不可救也 如知彼瞋恚 宜滅己中瑕者 知彼瞋恚 顏色隆盛 已便默然 內自思惟 設我與彼競者 則非其儀 我今宜默 與彼諍為 是故說 如知彼瞋恚 宜滅己中瑕也

二俱行其義

我與彼亦然

如知彼瞋恚 宜滅己中瑕

二俱行其義 我與彼亦然者 亦自為己復為他人 亦自護己 復護他身 恒自思惟 避於二事 一者恐現身受殃 二者恐後得報 是故說二俱行其義 我與彼亦然也 如知彼瞋恚 宜滅己中瑕者 躬見前人 瞋恚隆盛 或見把持瓦石 欲來見害 已亦防備 瓦石拒之 如有一人手執白杖 欲往鬪諍 手所執杖 即化為刀 其人見以即投刀于地 時有國王 在高樓上 遙見此人 始以把草復化為刀 尋復見之 即投于地 王尋遣信 喚來詰問 汝何以故 前如把草 草化為刀 所以投刀於地 其人曰 王曾聞佛經言 佛告侍者 吾將淪虛 寂滅 無為 時後五鼎沸 世眾生共諍 捉推瓦石 即化為刀 劍 臣積善來久 不敢為惡 原首 是故投刀于地 王聞此語 大自感激 歎未曾有 即賞彼人 給與民戶 是故說 如知彼瞋恚 宜滅己中瑕也 俱行二義 我為彼然 愚謂無力 觀法亦然 俱行二義 我為彼然者 常護己身 亦護彼人 如護寶貨 內自思惟 降伏己心 不憍前人 亦使彼人不來得我 彼此將護 不令有失 是故說 俱行二義 我為彼然也 愚謂無力 觀法亦然者 意闇不察 來變 謂鬪者常鬪 未始有解 和者常和 未始諍說 智者觀見 非鬪者必有損 雖得稱勝 莫若本無鬪 是故說 愚謂無力 觀法亦然 若愚勝智 麤言惡說 欲常勝者 於言宜默 若愚勝智 麤言惡說者 常惡同友 壞敗良善 發言惡 至終日無善 惡惡相隨 積罪如山 同類 歎譽 各諍 勝如 此名穢濁 不至究竟 是故

說若愚勝智。麤言惡說也。欲常勝者於言宜默者。賢聖默然。智者所歎。惡來加己。不以為感。若得榮寵。不以為歡。罵不報罵。行忍為業。若搥捶者。默受不報。是故說常欲勝者。於言宜默也。

當習智者教

不與愚者集

能忍穢漏言

故說忍中上

當習智者。教觀勝己。人慎莫違彼教。猶尚不與卑賤共諍。況復與勝己者諍乎。此事不然。何以故。智慧之人。為尊為上。無有過者。是故說當習智者教也。不與愚者集。以類相從。善入善聚。惡入惡友。善者聞惡。見則避之。惡者聞善。便欲毀蔑。諸佛賢聖及諸得道者。歎說不鬪諍之德。是故說不與愚者集。能忍穢漏言者。弊惡之人。不自惜身。為人所憎。性行卒暴。與彼諍者。為人所嗤。既自毀辱。朋友不歡。為人所責。云何以金寶身。貿彼瓦石。是以智者以忍為默。是故說能忍穢漏言也。故說忍中上者。賢聖之人。具足眾業。善本無漏。皆悉成就。見彼穢行。自攝其心。我今何為復與彼同。遇聖無數。由忍得成。晝夜防備。如處熾然。意念修善。日欲增多。若復過惡。日損使滅。是故說忍中上。

患者不發言

處眾若屏處

人患以熾然

終己不自覺

患者不發言者。受此人形。積無數行。乃得成辦。既得人身。舌根具足。常常歎說佛法。聖眾承事。二親敬奉。師尊晝夜誦習。深妙契經。何以故。佛亦引喻。舌為劍戟。招致殃禍。由舌蚩言。喪滅門族。舌有十號。言為殊異。為人重任。未始離舌。是故說患者不發言也。處眾若屏

處者。夫習學人。常自謹慎。護口過失。若在大眾。及在屏處。出言柔軟。不傷彼意。前言覆後。理不煩重。是故說處眾若屏處也。人患為熾然。終己不自覺者。如彼惡人。喜怒發動。患蓋所覆。不自照見。但自損辱。無益於世。垢膩自纏。不自拔濯。一日為惡。乃積億劫之殃。況復終身行惡。望欲得道。終己不可得。是故說人患以熾然。終己不自覺也。諦說不瞋患。

乞者念以施

三分有定處

自然處天宮

諦說不瞋患者。人行至誠。人所恭敬。為數千萬人。所見念待。斯由不瞋。致斯德也。乞者念以施。不懷慳吝。有來乞亦不逆意者。此乃名曰開泰人也。乞者不為貪求。欲後世緣。緣積善。滿自然得聖道。是故說乞者念以施也。三分有定處。自然處天宮者。二業是行。不枯朽。必生天上人中。往反周旋。不處卑賤。猶如有人。從觀至觀。從園至園。五樂自娛。終無憂感。便能閉地獄。餓鬼畜生門。開天人徑路。轉進功業。便至無為。是故說三分有定處。自然處天宮也。

息意何有患

自檢壽中明

等智定解脫

知已無有患

息意何有患者。學人息心降麤弊意。心如死灰。身如朽木。見前悲樂。不以經懷。心如安明。不可移動。是故說息意何有患也。自檢壽中明者。學人自檢自養其壽。恒以無漏。而自榮護。不貪世榮。有希望。是故說自檢壽中明。等智定解脫。知已無有患者。彼修行人。平等解脫。不以無等。無等解脫者。斯是世俗斷欲人也。平等解脫人。終無患怒。所有患怒。結使之垢。永已除。

盡。是故說等智定解脫。知已無有患也。

夫為惡者。怒有怒報。怒不報怒。勝彼鬪負。夫為惡者。怒有怒報者。行惡之人。彼此受殃。猶野火行。值前被然。先患怒者。令生患怒。先惡心者。令生惡心。是故說夫為惡者。怒有怒報也。怒不報怒。勝彼鬪負者。昔波斯匿王。寵養諸奴。遣使攻伐他國。善解戰法。所往皆伏。後諸妻婦。請道人供養。求願復為說微妙法。皆得須陀洹道。後征人還。婦等語諸夫曰。君征去後。我等請諸道人。供養求願。願君安隱。早歸。為我說法。我等已得須陀洹道。君等更可請之。即如婦言。請諸道人。供養說法。諸夫復得阿那含道。彼界復有賊寇。王教召諸群奴。令往攻擊。奴輩聞之內自思惟。我等各各皆得道諦。慈愍一切。不害生類。云何當往攻伐彼敵。復重思惟。設不應命。受王教者。身自喪滅。殃及妻息。寧就彼死。不在存此罪及妻息。即皆嚴駕。往向彼敵。諸天龍神。感應摧破。彼眾安隱。還家。國主歡喜。四遠寧泰。是故說怒不報怒。勝彼鬪負也。

忍辱勝怨。善勝不善。勝者能施。真誠勝欺。

忍辱勝怨者。昔阿闍世王。集四種兵。往攻舍衛城。時波斯匿王。復集四種兵。出外戰鬪。摧破大眾。生擒阿闍世身。將至如來所。白世尊曰。姊子阿闍世。叛逆無道。橫興惡意。攻伐我國。本無怨讎。自生怨讎。本無鬪諍。自生鬪諍。今原赦其罪。放還本國。何以故。為我大姊見放之。是故說忍辱勝怨也。善勝不善者。無功德人。喜自稱說。吾所知多。彼所知少。實無技術。稱言。

有之實無方略自言多方臨事之際攝腹如步屈之蟲若見智者無然獨立如死肉聚無復神識是以智者勸人積學學者寧神之寶宅心意自在通達四遠由學得成營家立國法度邪非斯由學也是故說善勝不善也勝者能施者所謂勝者勝彼慳貪人不立德本者嫉彼妬賢見人惠施代惜財貨恒作是念我施彼者後何所望唯有立信之人乃能惠施亦不選擇不願果報乞者填門不立禁限四遠雲集不距微細是故說勝者能施也真誠勝欺者真誠行人宗室眷屬所在稱揚無不聞者妄語之人人見不歡人所憎嫉是故說真誠勝欺

無恚亦不害

恒念真誠行

愚者自生恚

結怨常存在

無恚亦不害恒念真誠行者彼修行人知時知法可避知避可就知就所說真誠為世人所敬不誑惑人是故說無恚亦不害恒念真誠行也愚者自生恚結怨常存在者愚人所習瞋恚為首存在心懷未始捨離猶如鑿石作字文章分明不為暴風所滅是故說愚者自生恚結怨常存在也

恚能自制如止奔車者是為善御去冥入明此名人中雄也猶如馬車奔逸御者能止此名善御是故說恚能自制如止奔車也是為善御去冥入明者此善御者非御車御亦非象馬御所謂御者能自攝意念不分散息心不起志趣無為不著世累為人重任作良祐福田可敬可貴為供養最是故說是為善御去冥入明也

沙門及道行斯愛念新水華香馬恚為十

◎出曜經如來品第二十一

最正覺自得

不染一切法

一切智無畏

自然無師保

最正覺自得者昔六師在世貪著利養競自稱己獨謂為尊聞佛出世神德過人六師雲集各共結誓我等六人世無等倫近聞有佛出世神德威力踰越我等宜可同議心齊意等語不相違然後乃得勝彼瞿曇即遣一人往觀如來顏色視瞻為如人不即往觀見視無厭足還白六師如其所見瞿曇顏貌世之希有威神光明踰於日月如我所見無譬可喻六人復念其人出於王種理應端正何足復怪今且更遣一人往觀瞿曇容儀無畏為躁疾局促耶即往觀相如師子王在群獸中無所畏難還告六師瞿曇在眾如獸中王無所畏難六人復念愚人希更事故貪彼光明故圍繞之耳此是常宜何足復怪彼瞿曇者出自王宮六萬婁女晝夜娛樂未更師法曾不造學更可遣人往聽所說頗有經理為如凡夫耶即遣明達一人往觀視之具聞所說還白六人彼瞿曇所演達古知今前知無極却觀無窮判義析理不煩重六師聞已復作是念世多有人辯辭捷疾悅可人心然不存理不可尋究復可遣人往觀瞿曇眾人聞其所說寂然聽受為憤亂不聽耶即往觀聽見諸大眾渴仰聞法專一心意渴仰如來目未曾眴還白六師瞿曇所演味如甘露眾人渴仰聽無厭足六人復作是念人集徒眾初

心極猛久必退散復何疑怪更遣一人往瞻

瞿曇義理深邃為淺薄無緒耶即遣高勝一人往觀瞿曇具聞所說還白六師瞿曇所演如海無崖我等所見如牛蹄水今我一人且欲就彼求為弟子焉知其餘者前後使人各共相將詣如來所復有無數眾生雲隕競至到如來所即聞佛說此偈曰 最正覺自得

不染一切法 一切智無畏 自然無師保

最正覺自得者覺悟一切諸法無細不入無微不察以神通力如實知之是故說最正覺自得也不染一切法者利衰毀譽稱譏苦樂不為此八法所染是故說不染一切法也一切智無畏者離一切患無復眾惱不為水火惡賊所見陷溺超越厄難獨善無憂是故說一切智無畏也自然無師保者獨王三千大千國土無有儔侶等者猶無況欲出耶是故說自然無師保

志獨無等倫

自獲於正道

如來天人尊

一切智力具

志獨無等倫者我以天眼觀三千大千剎土頗有斯類與我等耶遍而觀之無有等者況欲出耶此事不然是故說志獨無倫也自獲正道者吾求於道無師教授自然獲之亦無伴侶獨步無畏是故說曰自獲於正道也如來天人尊者何故名為如來如過去等正覺來吾從彼來於三阿僧祇劫執行勤苦或施國財妻子頭目髓腦能自拔濟從中來故名如來復從如來法性就世間義故謂如來如過去諸佛世尊具足十力四無所畏十八不共殊勝之法大慈大悲廣度一切不離如性我今亦

爾故謂如來何以故名為天人尊。曰所以稱天人尊者。天人緣彼得修善本。越次取證成於聖道。盡有漏成無漏。三達神通無所罣礙。是故說如來天人尊也。一切智力具者。如來遺體力者。體有百二十節。一節有百二十八臂神力。是乳哺力非神通力。是故說一切智力具也。

我為世尊。斷漏無婬。諸天世人。一群從心。我為世尊者。世者有三。一者陰世。二者器世。三者眾生世。何以故名為無著者。三義故名。為無著。一者斷結。故謂無著。二者堪受人施。故謂無著。三者三界無種亦無根本。亦不復生。故謂無著。是故說我為無著也。斷漏無婬者。謂無上義。無有過上者。亦無儔匹。覺悟一切諸法。無微不入。無細不達。復為坐中眾生。解狐疑。故說無上義。過去無數恒沙諸佛壽命極長。弟子徒眾不可稱計。國土清淨。無有瑕穢。謂為過佛神力多。我今日莫作斯觀。所以然者。神通智力一而不一。但眾生心自有增減。是故說斷漏無婬也。諸天世人。一群從心者。諸天世人。沙門婆羅門。魔若魔天。釋梵四王。吾為獨尊。獨悟無與等者。是故說諸天世人。一群從心也。爾時六師弟子聞佛說此偈已。心堅固者。即求為道。心懷猶豫者。還至師所。具白所聞。三界獨尊。典領十方。實無等倫。宜各馳散。各求所安。

我既無師保
亦獨無伴侶 積一行得佛 自然通聖道
爾時世尊於樹王下。為梵天所請。即從坐起。詣波羅捺國。爾時憂毘梵志遙見世尊來。便作是念。瞿曇今日顏色容悅。內外清徹。將有何故。

師為是誰。從誰學道。為學何法。修何技術。爾時世尊即向梵志而說此偈。我既無師保。

亦獨無伴侶 積一行得佛 自然通聖道

我既無師保者。如來至真等正覺。觀達三世無事不知。為後眾生未覺悟者而說斯偈。吾善逝後當有比丘。一名摩訶僧祇。二名婆蔡。審鞞。稱言文殊師利。釋迦文師。欲除彼猶豫。故是故說此偈也。復有說者。諸外道異學各作是論。沙門瞿曇。從阿蘭迦蘭。聞法然後成道。欲除彼猶豫。故說我既無師保也。亦獨無伴侶者。如來等正覺。觀達三世。當來過去現在。無事不察。當來二部比丘。一名摩訶僧祇。二名婆蔡。審鞞。捨本末。有人界土。則佛出世。下方地獄畜生。餓鬼。上方天樂自娛。終不出佛。如來所化。無處不遍。若一處不遍。不名為佛。彼二部者。謂為不遍。如來神力。登一須彌頂。如是所經歷教化。周旋無有窮極。是故說亦獨無伴侶也。積一行得佛者。於此三世。成最正覺。佛興出世。要在閻浮利地。生於中國。不在邊地。所以生此閻浮利地者。東西南北。億千閻浮利地。此間閻浮利地。最在其中。土界神力。勝餘方。餘方刹土。轉不如此。是故說積一行得佛也。自然通聖道者。捨熱惱。結使冷。而無熅。人有憂心。顏常不歡。無憂心者。顏常和悅。如來世尊。亦復如是。眾患已盡。無復熱惱。是故說自然通聖道也。爾時有憂毘梵志。前白佛言。君今自稱為最勝耶。爾時世尊以偈報梵志曰。

己勝不受惡

一切勝世間 叡智廓無壘 開蒙我為勝

己勝不受惡者。一切勝世間。能勝怨。世稱曰勝。此勝非為勝。斷漏盡。諸使眾結。永盡。乃稱為勝。獨王世界。無能及者。是故說己勝不受惡。一切勝世間也。叡智廓無壘。開蒙我為勝者。世間惡法。墜隨罪惡者。吾已永滅。得不起法忍。當來受有生愛。十二牽連。永滅無餘。是故說叡智廓無壘。開蒙我為勝也。爾時憂毘梵志前白佛言。瞿曇今日為欲何趣。爾時世尊復以偈報曰。

今往波羅捺

欲擊甘露鼓 當轉於法輪 未曾有轉者
梵志問佛為審爾不。佛告梵志。如來言。無有二。梵志聞已。領頭歎吒而去。智人不處愚。

觀世隨而化 說於無垢迹 永息無有上

智人不處愚。觀世隨而化者。謂佛及諸弟子。先觀世間。誰應得度。誰不應度。周遍觀察。誰堪受化。誰不受化。誰種解脫根。誰不種解脫根。是故說智人不處愚。觀世隨而化也。說於無垢迹。永息無有上者。無垢迹者。賢聖八道。永息者。滅盡泥洹。聖人降世。接度群生。恒以賢聖道。初不離無漏行。是故說說於無垢迹。永息無有上也。

勇猛大吼 正法如來 法說義說 覺者永安
勇猛大吼。正法如來者。勇猛者。佛及諸弟子。釋迦文佛。勇猛超越九劫。是故名為勇猛。六師縱逸。好修非法。不按正律。如來所演。如法所行。越過世法。是故說勇猛大吼。正法如來也。法說義說。覺者永安者。人法非為法人所嗤。眾所憎惡。如來所說法。說義說。聞者歡悅。除憂熱惱。永無苦患。常得安隱。心識淡然。是

故說法說義說學者永安也 勇健立一心

出家日夜滅 諸天常衛護 為佛所稱記

勇健立一心者彼修行人定意一心無他餘念眾德具足意不可壞入定之人所願必果是故說勇健立一心也出家日夜滅者所謂出家不但捨妻息離五欲求出欲界修上界道初禪休息行無起滅是故說出家日夜滅也諸天常衛護者入定之人諸天衛護承事禮敬欲使增其功德是故說諸天常衛護也為佛所稱記者從此世界上至淨居天歎說立根人閻浮利地眾生快得善利如來現在廣說法味所度眾生不可稱限是故說為佛所稱記也

彼於天人中 歎說等正覺 速得而自覺 最後離胎身

彼於天人中歎說等正覺者諸天世人恒詠佛功德各獻善心至于成佛未曾遠離是故說彼於天人中歎說等正覺也速得而自覺者人民之類歎未曾有如來功德甚奇甚特我等眾人謂為如來在於斯坐何圖如來遊於無量百千世界教化眾生不以為倦是故說速得而自覺也最後離胎身者最後受身臨欲泥洹佛自歎說告語阿難如來此身更不受生無為永寂不復起滅阿難當知吾觀方域及上空界更不受之生分畢矣阿難我更不染俗俗中躁擾吾不復更是故說最後離胎身

諸謂過去佛 及已當來者 現在等正覺 多除眾人憂

彼雜阿鈴契經所說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世人共會不相

恭敬甚為苦哉我恒發此念世頗有人沙門婆羅門有勝我者我當承事供養禮敬然我觀察沙門婆羅門可恭敬者乎時比丘我復作是念昔我成佛由四意止四意斷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意八直行我今承事供養如敬尊長過去恒沙諸佛世尊亦由此法成最正覺當來恒沙諸佛亦緣此法而得成道我今現在如來至真等正覺亦緣此法成於道果我今躬自思惟分別此法是故說諸過去佛及已當來者現在等正覺多除眾人憂也

盡共敬重法 已敬今敬者

若當甫恭敬 是謂佛法要

欲引三世恭敬故說此偈 若欲自求要

正身為第一 恭敬於正法 憶念佛教誡

若欲自求要正身為第一者人欲成道必自求要進趣於道恭敬於諸法追憶過去洎沙諸佛所說教誡如現在前亦不漏失是故說若欲自求要正身為第一恭敬於正法憶念佛教誡也

◎出曜經卷第二十一

出曜經卷第二十一

姚秦涼州沙門竺佛念譯

如來品之一

◎諸有不信佛

當就於厄道

如此眾生類

如商遇羅剎

諸有不信佛者閻浮利地有眾多賈客共相率合入海採寶正值迴波惡風吹壞大船復有諸人乘弊壞船順風流進墮羅剎界眾多

羅剎女輩顏貌端正眾寶自瓔珞身前迎賈客善來男子此間饒財多寶隨意明珠無價雜珍恣意取之無守之者我等既無夫主汝無妻妾可止此間共相娛樂後得善風良伴歸家不遠又諸君當知海水晝夜迴波無有定方若見左面有道者慎莫隨從設於夢中左面道亦莫陳說時商客中有一智達者內自思惟此諸婦女所說左道事不徒爾會當有緣即設權詐竊為陰謀向暮與女共臥交接伺女已睡竊即起進涉左道行數里中間一城裏數千萬人稱怨喚呼或呼父母及己兄弟姊妹妻息云何捨閻浮利地就此命終賈客聞已衣毛皆豎還攝心意直前詣城周匝觀察見城鑄鐵垣墻亦無門戶出入處所去城不遠尸梨師樹高廣且大即往攀樹見城裏數千萬人啼哭號喚遙問城裏人曰何為稱喚父母兄弟耶城裏人報曰我等入海採致寶物為風所漂又為羅剎女所誑墮此鬼界閉在牢城前有五百人漸漸取殺今有二百五十人在君莫呼此女謂為是人皆是羅剎鬼耳其人聞已即還下樹詣彼女村竊就女臥明日晨旦語諸同伴吾有匿事欲共論說各往閑靜處慎莫男女自隨諸人響應各詣隱處即便告曰卿等知不昨夜吾歛生此念斯女人等何故慙慙說莫從左面道見女睡眠竊起往觀見大鐵城閉數百人嗥哭喚呼吾上樹頭遙問意故眾人報我為摩竭魚所見壞船惡風吹浪墮此鬼界閉在鐵城高數十丈勸我還家善求方計卿等今日意

欲云何。眾人答曰：卿昨夜何不重問彼人，頗有權宜方計。眾人及我身得安隱歸家不乎。人即報曰：我昨夜退不問此事，今暮竊起當往重問之。說此語已各還所在。彼智慧人向暮與女交接已，相女睡眠竊起詣彼樹上，問城裏人曰：頗有權宜方計。卿等諸人復及我身得還閭浮利地不耶。城裏人報曰：我等適生念欲還閭浮利地，此鐵城便作數重不可敗壞。死者日次無由得免，唯卿外人少有權宜，可得度脫還至本土。十五日清旦有一馬王，從鬱單越食自然粳米來至此鬼界住高山頂，三自喚呼誰欲還歸閭浮利地。卿等若聞馬王聲者，皆往禮敬求還本鄉。其人聞是語已，即還伴中具陳情狀。眾人報曰：今可去不。智者答曰：須十五日。至馬王當來乃得去耳。未經數日，馬王便至，在高山頂三自喚呼誰欲還歸閭浮利地，聲極遠震。商客聞已皆往至馬王所。前白王言我等咸欲還本鄉里，願見將接得歸無為。馬王告曰：卿等專意聽我所說，各欲歸家還本鄉者，心意專正便得歸家，心不專正不得歸也。此諸婦女各抱男女追逐，卿後啼哭喚呼，其中諸人興戀慕心，正使在我脊上猶不得去。若能捨恩愛正心一意無所戀著，至心捉我一毛便得歸家。如其所語，諸婦女至，各語夫曰：誠可捨我賤身，何為捐棄兒女。先教兒女往抱父頸啼哭喚呼，捨我等為欲何去。心意戀著者便不得還，唯有大智師子一人即安隱還歸。是故說諸有不信佛，如此眾生類當就於厄道，如商遇羅刹。

諸有信佛者，如此眾生類安隱還得歸，皆由馬王度。唯有師子一人安隱得歸，餘者由戀慕心皆墮厄難也。時羅刹婦抱其男女往逐師子商客，在在處處告諸村落。師子身者是我夫主，共生男女捨我逃走，不知所趣。諸人聞已問師子曰：觀卿婦女體性容貌人中，英妙兒女可愍何為捨之。師子報曰：此亦非人是羅刹鬼耳。住海渚中殺噉商賈不可稱數，吾伴數百閉在鐵城，唯我一人幸得免濟。今此鬼女復遂我後，規欲害我恐不免濟。說此語已轉復前行還至本國。鬼亦逐後到其國土，鬼往白王我與師子共為夫婦，生此男女後望得力，非圖今日永已見捨。師子意不用我身當錄取男女。我故年少豈更不能適趣耶。王召師子問其情實。卿婦幼少顏貌端正，男子殊異有君子相，何為捨之不肯納受。師子白王：此非人形，乃是噉人羅刹鬼，化作男女追逐我後，望人意傾欲取我殺。前將五百賈客入海採寶，盡為羅刹所噉食，唯我一人得免濟耳。今復見逐將知如何。王告師子：設卿不用可持與我。師子報曰：此實非人是羅刹鬼，備有愆咎後莫見怨。師子復語左右諸臣：斯鬼至此間必有傷害。王今不信欲內深宮，如是不久王及內宮盡當灰滅。王復瞋恚語師子曰：女中恣容如天玉女，何緣復稱為羅刹鬼耶。速出在外，吾自觀察之。王將鬼女入內宮中，牢固門閤已入一宿，明日食時宮門不開，諸臣共議：王新納妻意相貪樂，故門不開耳。師子說曰：不如來議。王及夫人并諸姪女必為羅刹

所食噉盡，故門不開耳。即施高梯踰墻入內，見死人骸骨滿數間舍，復見坑孔新出土壤。諸臣問師子曰：王今已死內宮喪亡，骨成於積不可識別。云何葬送王身。師子報曰：盡聚諸骨一處焚燒，但言葬王餘者不在其例。葬送已訖，諸臣責師子曰：正坐汝身將羅刹鬼殺王喪國宮殿滅亡，卿今意欲云何。師子答曰：吾先有言契，此非人身是羅刹鬼，備有愆咎後莫見怨。卿等何為復見責數。諸臣人民前白師子：王今已死更無胤嗣，唯願師子當登王位，統理人民，永得康寧，使我諸臣尊奉有處。師子告曰：若欲舉我為王者，當隨我教，設不從我教盡為羅刹所噉。諸人異形同響咸皆稱善，即隨王教。王告諸臣：彼羅刹子女睡眠有時，當共集兵乘船入海攻擊，即往攻擊殺羅刹男女大小不可稱數，無有遺在。復往破壞鐵城，出其中人，因彼住止，人民熾盛，富樂自然，珍奇異物不可稱量。因名彼城號曰師子迸落。諸羅刹鬼不在例者，移在山西鐵圍東垂土俗常法。若一人不事佛者，當送山西付鬼噉之。自爾已來佛法熾盛，得道無數，是故說諸有信佛者，如此眾生類安隱還得歸，皆由馬王度。又彼國常儀，國王生子若十若百若至無數，盡出作道誦習佛經三藏，備舉還復罷道登陟王位，梵語不通經籍不舉，則不得陟王位也。住在外渚故稱師子渚國。

如來無等倫 思惟一觀行

善觀二閑靜 除冥超神仙

如來無等倫者，如來處世神德無量，行過虛

空所化無限。普引眾生。導示慧明。四等育養。見者得度。是故說如來無等倫。思惟二觀行。善觀二閑靜。除冥超神仙也。善獲獲自在。

愛盡無所積。解脫心無漏。恩惠天世人。善獲獲自在者。眾生處在茶炭流轉五趣迴波七使。欲趣於道。不知何路得至。是故如來不捨弘誓之心。拔濟苦難。普處眾生。類指示自在堂。是故說善獲獲自在也。愛盡無所積者。得四無畏。永盡於愛。是故說愛盡無所積也。解脫心無漏者。心永得解脫。無所罣礙。復獲無漏。永除諸垢。是故說解脫心無漏也。恩惠天世人者。一切眾生皆來歸仰。是以聖人應時適化。救濟無乏。是故說恩惠天世人也。

猶人立山頂。遍見人村落。審觀法如是。如登樓觀園。人憂除無憂。令知生死趣。猶人立山頂。遍見人村落者。如有目之士。遍見村落。行者坐者。出入行來。啼哭歌舞。喜笑皆悉觀之。如來世尊亦復如是。立智慧山頂。觀五趣眾生。黠者愚者。有至無至。皆能分別。而往化之。是故說猶人立山頂。遍見人村落也。審觀法如是。如登樓觀園者。如來天眼一切遍見。乘高樓觀。一一分別。難度易度。可與言者與言。不可與言者而自默然。隨其前人所念。成道。是故說審觀法如是。如登樓觀園也。人憂除無憂。令知生死趣者。如來觀察有憂無憂。有少智多智。皆悉分別。教示眾生。令知生死之趣。是故說人憂除無憂。令知生死趣也。如來品第二十二竟。

出曜經聞品第二十二
善聞好行。善好閑靜。所行不左。安如沙門。

善聞好行者。多聞學士。為人所譽。善哉善哉。人之有聞。所行必善。是故說善聞好行也。善好閑靜者。求出欲界色界無色界。不樂憤亂。無所繫縛。志趣閑靜。是故說善好閑靜所行不左者。身口意所行常順正理。終不左也。最勝最妙。無有出者。是故說所行不左也。安如沙門者。順沙門行。不逆沙門行。如彼所行所修。是故說安如沙門也。患者不覺知。好行不死法。善解知法者。病如芭蕉樹。患者不覺知好行不死法者。患者所習恒習。弊行。不別善法惡法。若好若醜。盡不覺知。不計無常變易之法。營一身之資。謂千年不盡。保物久常。無有耗減。是故說患者不覺知好行不死法也。善解知法者。病如芭蕉樹者。雖善解於法。經耳便過。如芭蕉樹。遇風則葉落。病者頓極。加以毒湯。是故說善解知法者。病如芭蕉樹也。猶如蓋屋密。閻冥無所覩。雖有眾妙色。有目不見明。猶如蓋屋密。閻冥無所覩者。猶如造屋舍。閉塞窓牖。內外緻密。冥然不見明。是故說猶如蓋屋密。閻冥無所覩也。雖有眾妙色。有目不見明者。彼屋舍裏。雖有眾妙色。羅列姝好。有目者入中。永不見色。是故說雖有眾妙色。有目不見明也。彼如有一人。智達廣博學。不聞則不知。善法及惡法。彼如有一人。智達廣博學者。世儻有人。優婆塞。優婆夷。剎利長者。居士及諸庶人。心慧意朗。先不聞者。則知善惡之法。極智慧人。先不聞法者。則無所別知。是故說不聞則不知善法及惡法也。猶如人執燭。悉見諸色相。聞已盡能知。善惡之所趣。猶如人執燭。悉見諸色相者。猶如智達之人。手執明燈。盡能分別好惡諸色。是故說猶如人執燭。悉見諸色相也。聞已盡能知善惡之所趣者。彼知學人。聞法即知善惡諸法。近法遠法。有記無記。盡能了知。是故說聞已盡能知善惡之所趣。雖稱為多聞。禁戒不具足。為法律所彈。所聞便有闕。雖稱為多聞。禁戒不具足者。多聞博智。善分別法。於禁戒不大慙。觸有所犯。戒律不具。是故說雖稱為多聞。禁戒不具足也。為法律所彈於聞。便有闕者。戒律之人。以法彈舉。斯人犯律不行。正法為人所譏。行慚愧事。是故說為法律所彈於聞。便有闕也。行人雖少聞。禁戒盡具足。為法律所稱。於聞便有闕。行人雖少聞。禁戒盡具足者。持戒完具。無有缺失。不廣習學。是故說行人雖少聞。禁戒盡具足也。為法律所稱於聞。便有闕者。彼持戒人。為人所稱。某甲某村。有持戒人。可敬可貴。晝夜精勤。行道不廢。不廣博學。達古知今。於聞便有闕。是故說為法律所稱於聞。便有闕也。雖少多有聞。持戒不完具。二俱被訶責。所願者便失。雖少多有聞。持戒不完具者。既自少聞。戒律不具。為眾多人。民所見。嗤笑。人修人本。必全一行。云何斯人。盡拔善本。或有興念。憐愍彼人。身後長夜。受惱無量。是故說雖少多有聞。持戒不全具。二俱被訶責。所願者便失也。

法及惡法也。猶如人執燭。悉見諸色相。聞已盡能知。善惡之所趣。猶如人執燭。悉見諸色相者。猶如智達之人。手執明燈。盡能分別好惡諸色。是故說猶如人執燭。悉見諸色相也。聞已盡能知善惡之所趣者。彼知學人。聞法即知善惡諸法。近法遠法。有記無記。盡能了知。是故說聞已盡能知善惡之所趣。雖稱為多聞。禁戒不具足。為法律所彈。所聞便有闕。雖稱為多聞。禁戒不具足者。多聞博智。善分別法。於禁戒不大慙。觸有所犯。戒律不具。是故說雖稱為多聞。禁戒不具足也。為法律所彈於聞。便有闕者。戒律之人。以法彈舉。斯人犯律不行。正法為人所譏。行慚愧事。是故說為法律所彈於聞。便有闕也。行人雖少聞。禁戒盡具足。為法律所稱。於聞便有闕。行人雖少聞。禁戒盡具足者。持戒完具。無有缺失。不廣習學。是故說行人雖少聞。禁戒盡具足也。為法律所稱於聞。便有闕者。彼持戒人。為人所稱。某甲某村。有持戒人。可敬可貴。晝夜精勤。行道不廢。不廣博學。達古知今。於聞便有闕。是故說為法律所稱於聞。便有闕也。雖少多有聞。持戒不完具。二俱被訶責。所願者便失。雖少多有聞。持戒不完具者。既自少聞。戒律不具。為眾多人。民所見。嗤笑。人修人本。必全一行。云何斯人。盡拔善本。或有興念。憐愍彼人。身後長夜。受惱無量。是故說雖少多有聞。持戒不全具。二俱被訶責。所願者便失也。

持戒不完具。二俱被訶責。所願者便失。雖少多有聞。持戒不完具者。既自少聞。戒律不具。為眾多人。民所見。嗤笑。人修人本。必全一行。云何斯人。盡拔善本。或有興念。憐愍彼人。身後長夜。受惱無量。是故說雖少多有聞。持戒不全具。二俱被訶責。所願者便失也。

持戒不完具。二俱被訶責。所願者便失。雖少多有聞。持戒不完具者。既自少聞。戒律不具。為眾多人。民所見。嗤笑。人修人本。必全一行。云何斯人。盡拔善本。或有興念。憐愍彼人。身後長夜。受惱無量。是故說雖少多有聞。持戒不全具。二俱被訶責。所願者便失也。

善聞好行。善好閑靜。所行不左。安如沙門。

持戒不全具。二俱被訶責。所願者便失也。

智博為多聞

持戒悉完具

二俱得稱譽

所願者盡獲

多聞戒具足不犯於眾惡。便為天世人龍鬼神阿須倫真陀羅摩休勒等。悉見恭敬承事尊奉。是故說智博為多聞。持戒悉完具。二俱得稱譽。所願者盡獲也。

多聞能奉法

多聞能奉法

智慧常定意。如彼閻浮金。孰能說有瑕。多聞能奉法者。思惟正法無所缺漏。分別一句義。演出無量。復能略說還至一句。是故說多聞能奉法也。智慧常定意者。分別慧明。欲盡有漏。至無為處。亦無造作成就賢聖。無漏智。心常禪寂而無亂想。是故說智慧常定意也。如彼閻浮金者。餘弊惡金多有瑕者。此閻浮金內外無瑕亦無塵垢。是故說如閻浮金也。孰能說有瑕者。猶如戒行清淨人。內外清徹行無玷缺。無所違失。無有能譏彼行人者。是故說孰能說有瑕也。

有歎說名德

斯皆謂貪欲

然自不覺知。佛契經說。如來世尊。先當成二業。一眼知色。二耳知聲。愚者錯聞。一者謂如來著色。二者謂如來貪聲。如來聲者。如梵羯毘鳥。佛言不爾。吾所說異義。不如此。智者分別解。如來義。如來積行於阿僧祇劫。先淨眼耳聲。然後方修餘行。是故說諸有稱己色。有歎說名德。斯皆謂貪欲。然自不覺知也。

內無自知

外無所見

內不見果。便隨聲往。昔王波斯匿。集四種兵。夜非人時。出城遊行。時有一比丘名羅婆那拔提。寂然閑靜。喞聲清徹。令四種兵莫不聞者。時波斯匿王於彼

眾中便生此念。若我明日見此喞比丘者。當賜三百千兩金。王復漸近。內自思惟。聲音如似。近然復不見。轉復前進。見其人身在一函裏。便賜三貝珠。是故說。

內既不知

外無所見

內見果實

內既不知

外有所見

二果俱成

便隨聲往。內有所知。外有所見。彼有朗智。不隨聲往。時波斯匿王前白佛言。向喞道人。今為所在。吾欲觀之。佛告王曰。欲見者。勿興懈慢。佛即遣信喚比丘來。王尋見之。生變悔心。悔夜所許。極為奢侈。尋與三枚貝珠。意猶欲悔。王白佛言。今此比丘本行何德。得此妙聲。復作何行。受此小形。唯願世尊。敷演其義。爾時世尊即以宿命智。觀察當來過去現在。便告王曰。往昔久遠世時。人壽二十千歲。人民之類。共相敬待。謙遜承事。時世有佛名曰迦葉。在世遊化。教誡周訖。便取滅度。是時國王臣民。興戀慕心。即起偷婆。高而且廣。其人爾時亦在其側。稱言。造此偷婆。何為高廣。即夜以一鈴懸於佛圖竿。尋發誓願。若我後生。在在處處。聲響清徹。上徹梵天。遭遇彼聖。得盡諸漏。於弟子中。聲響清徹。緣昔吐言。嫌寺廣大。由此果報。受身極小。復以鳴鈴。懸寺上。蒙此果報。得致妙聲。內既知之者。自觀己身。內無所有。若好悉能分別。內自知者。知內六根。是故說內自知之也。外有所見者。便觀外身。一一分別。若見剝割。所刺亦無所覺。解知虛詐。又言外有所見者。外見六入。是故說外有所見也。彼有朗智者。分別內外身。一一思惟。善察無滯。解知所有。

以智觀之。悉無所有。是故說彼有朗智也。不隨聲往者。人之聲響。亂人善念之原。首彼入定者。外聲不入。內亂不出。解知彼聲。猶如空等。是故說不隨聲往也。了知四偈義。各如是。

耳識多所聞

眼識多所見

聞見不牢固

事由義析理

耳識多所聞者。或聞佛經。或外道異學。歌詠詩誦。好者便受。惡者捨離。是故說耳識多所聞也。眼識多所見者。眼識亦多所見。若好若醜。善色惡色。是故說眼識多所見也。聞見不牢固事。由義析理者。若見聞念。知盡能了。別見當說。見聞當說。聞是故說。聞見不牢固。事由義析理也。

聞知定意快

彼不用知定

速行放逸者

智牢善說快

智牢善說快者。彼善思惟。言不錯亂。承受不忘。失則應行此行。是故說智牢善說快也。聞知定意快者。皆由聞故。然後得定。已得定意。所適無礙。是故說聞知定意快也。彼不用知定。速行放逸者。放逸之人。轉能行惡。不顧後緣。不念後世。猶如以穀子投火。欲望苗幹者。事終不然。猶如小塊塞江。欲以止流者。終不可得。放逸之人。意行暴虐。欲求毫釐善者。吾亦不見。是故說彼不用知定。速行放逸者也。

賢聖樂於法

所行應於口

以忍思惟定

聞意則牢固

賢聖樂於法者。樂應賢聖法。未始去離。終已翫習。意無厭足。皆是諸佛賢聖之所演說。是故說賢聖樂於法也。所行應於口者。行如禁法。無所違失。是故說所行應於口也。以忍思

惟定者受人教誡一心奉行不興憎嫉彼此之心聞其善言甘心稟受晝夜誦習不離定意是故說以忍思惟定也聞意則牢固者佛所說法從初至竟上中下義終日諷誦初不忘失是故說聞意則牢固也聞品第二十三竟

出曜經我品第二十四

當學善言沙門坐起一坐所樂求欲息心當學善言者晝夜誦習善言好語採取眾妙度世之要是故說當學善言也沙門坐起者比丘常當作是念分別上下不侵他坐斯是食坐斯是行道坐吾當坐此捨此是故說沙門坐起也一坐所樂者專其一心求於定意分別諸情攝取諸根一坐心亂者非為一坐意不外馳便能超越度魔境界是故說曰一坐所樂也求欲息心者藏匿心識不攝心者多諸思想若更受形趣三惡道地獄畜生餓鬼中不遇三寶諸佛世尊不值清淨諸梵行人不知慚耻當從一生至百千生求欲息心則無生死是故說曰求欲息心也

伏者恒自息意令不馳散常能按計內外諸物以能降伏便為諸天世人承事供養八部鬼神隨時擁護為佛世尊所見歎譽是故說曰當自降伏也隻樂山林者持心專意恒樂空閑雖入大眾意如空無天雷地動心不錯亂然後乃應如來聖典是故說曰隻樂山林也

一坐一臥獨步無伴當自降伏隻樂山林一坐一臥者降伏內外生死熾然雖復一坐一臥心意不定非為坐臥也復當思惟三有之難恒當繫意使不散是故說曰一坐一臥也獨步無伴者在眾若野心恒一定若行若坐心不馳騁如彼行人隨時乞食內自思惟食所從來受施之人求報其恩自知止足復當念佛身相功德持意忍辱亦不散有如是心者便可入村求度眾生不興亂想如彼山林而不有異是故說曰獨步無伴也當自降

非魔及梵天棄勝最為上如智慧比丘非天犍沓和非魔及梵天者或有世人祭祠諸天欲求恩福或事犍沓和修其淨行或事魔天望得豪尊或事梵天謂天為道外道異學心想梵天眾生根本皆由梵天而生以是之故事於梵天如來說曰此非真道自既迷惑復使他人內於邪逕亦非堅固不可恃怙所謂真正道者智慧比丘是也執心清淨不漏諸結為人說法無彼此心意如虛空不可沮壞利根速疾亦不滯礙意之所念無往不剋是故說曰非天犍沓和非魔及梵天棄勝最為上如智慧比丘也

一坐一臥獨步無伴當自降伏隻樂山林一坐一臥者降伏內外生死熾然雖復一坐一臥心意不定非為坐臥也復當思惟三有之難恒當繫意使不散是故說曰一坐一臥也獨步無伴者在眾若野心恒一定若行若坐心不馳騁如彼行人隨時乞食內自思惟食所從來受施之人求報其恩自知止足復當念佛身相功德持意忍辱亦不散有如是心者便可入村求度眾生不興亂想如彼山林而不有異是故說曰獨步無伴也當自降

戒聞施慧以自莊嚴。念定三昧。盡諸有漏。然後乃得訓誨一切。其聞法者。自歸篤信。不懷狐疑。是故說曰。當自剋修。隨其教訓也。己不被訓焉。能訓彼者。如人修學。素無善師。無有將導。便致躓礙。遇善師者。能自修責。必獲所願。無事不剋。猶如善御馬將。隨馬良善。善者育。養惡者加捶。然後乃知善惡有別。方之賢愚。亦復不異。善者生天。惡者入獄。方當經歷畢諸罪苦。其間艱難。何能具宣。如人出行。必求良祐。意欲所至。無願不獲。是故說曰。當自剋修。隨其教訓。己不被訓焉。能訓彼也。

念自剋修。使彼信解。我已意專。智者所習。念自剋修者。恒當專精。使意不亂。滅十跡。行應身口意。使無數眾生。莫不渴仰。遲聞所說。欲修奉行。是故說曰。念自剋修也。使彼信解者。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剎利。婆羅門。長者居士。聞正言教。心意信樂。終不違逆。是故說曰。使彼信解也。我已意專。智者所習者。如人習術。意專乃剋。若失良師。便自墜落。不能自拔。出入進止。為天世人所見。愛敬。若至他方異域。剎土。見者心歡。終不中退。是故說曰。我已意專。智者所習也。為己或為彼。

多有不成就。其有覺此者。正己乃訓彼。為己或為彼。多有不成就者。人之習行。以己所修。邪見之業。復以己智。授彼使學。此則墜墮。不至無為。如復有人。己身專正。習正受行。以己所見。教訓前人。受者信解。不唐其功。是故說曰。為己或為彼。多有不成就也。其有覺此者。明人所習。當究本行。如佛所說。不能自利焉。

能利人。習行之人。當念觀察。思惟非常。苦空非身。悉解非有。彼無我空。豈有身也。是以聖人示人軌則。導以微妙。教布見切。禁是故說曰。其有覺此者。正己乃訓彼也。身全得存道。

爾時豈容彼。己以被降伏。智者演其義。

身全得存道者。由彼習行之人。專精剋己。為尊為貴。為無有成。進止行來。不逢凶虐。恒為諸天世人。天龍鬼神。捷沓和。阿須倫。旃陀羅。摩休勒。所見供養。衛護其身。便不遭患。是故說曰。身全得道存。爾時豈容彼也。己以被降伏。智者演其義者。如人慕脩深奧之法。得第一義。越過三界。便得成就。四意止。四意斷。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意賢聖八品道。是謂如來甘露法門。所願者得。四事供養。衣被飲食。床臥具。病瘦醫藥。是故說曰。己以被降伏。智者演其義者也。取要言之。偈成三句。其文一同。但益智者。獲其法一句也。法謂二義。一名字禮義體。第二者所謂第一義。四沙門果是也。智者得其戒。此一句也。戒有二種。一名二百五十戒。二名無漏身戒。智者被歎譽。此三句也。此亦二義。一者俗所歎譽。二者為內藏所歎譽。所謂俗者。言語辯才。和顏悅色。不傷人意。其聞法者。歡喜承愛。樂聞其法。無漏身戒者。所行不左。常遇賢聖。離八不閑處。其有見者。心開意解。共相告令。歡說其德。智者聞其名。此四句也。或有學人。俗聞其名。道聞其名。智者獲其樂。樂有二種。俗樂道樂。在俗受其福德。為檀越施主。所見念待。受其供養。衣被飯食。床臥具。病瘦醫藥。道樂者。受禪定福根力。

覺意賢聖八道。智者獲其慧。慧有二種。或有俗慧。或有道慧。所謂俗慧者。分別名字。眾不滯礙。所謂道慧者。得須陀洹。道斯陀含。道阿那含。道阿羅漢。道得諸根具足。空無相願。是故說曰。智者獲其慧也。智者獲其心。心者眾行之本。若心不正。流馳萬端。外著色聲香味。細滑法。若能降伏。攝心不亂。便能成就。無為道果。然彼行人。服其心思。惟曩昔為心所惑。劫數難量。經歷生死。皆由於心。然我今日。覺心所為。更不造新。為心所使也。智者獲其道。眾生流轉。從劫至劫。不可稱記。如契經所說。眾生入地獄者。多於大地塵土。如我今日。越過三界。以天眼觀眾生之類。娟飛蠕動。共相傷害。無有竟已。由如陶家。腳踏輪轉。成其坏器。或輪上壞者。或在地壞者。或入陶壞者。人亦如是。是故學人。當念慕修。又復引經。吾以天眼觀眾生。生天者。如爪上土。蓋不足言。是故說曰。智者獲其道。處天久遊觀。若有眾生。久生天者。勝後生天三事。何謂三事。一者天壽。二者天色。三者福祿。是故說曰。處天久遊觀也。處天久受福。共相娛樂。視東忘西。是故說曰。處天久受福也。處在宗族中。如日貫雲。出為父母兄弟姊妹。中外所見。愛敬。斷諸一切縛。盡能斷一切諸結使。永盡無餘。縛著愛染。悉皆除棄。是故說曰。盡能斷一切諸結使。處憂不已。憂心解。是非解。知無常。恩愛別離。世之常法。有樂必苦。生當有死。不生則無死。豈可避。以是義推。憂為是誰樂所從來。是故說曰。處憂無憂。心如死灰。澹然無為。盡滅一切惡。

趣所已惡趣者。地獄餓鬼畜生。邊地夷狄之中。亦名惡趣。是故說曰。滅一切惡趣也。脫一切苦惱。脫八苦根。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怨憎會苦。恩愛別離苦。所欲不得苦。取要言之。五盛陰苦。行者於中脫此眾苦。泥洹為第一。無為無作無有眾變。是故名為泥洹也。我品第二十四竟

出曜經卷第二十一

姚秦涼州沙門竺佛念譯

廣演品第二十五

雖誦千章。不義何益。寧解一句。聞可得道。雖誦千章。不義何益者。夫人在世多誦。廣學不曉義理。亦復不了味義句義。猶如有人多負草木。至百千擔。正可勞苦無益時用。是故說曰。雖誦千章。不義何益也。寧解一句。聞可得道者。如昔有士多貯財貨。饒諸穀食。意欲遠遊。便以家穀糶之。易寶積珍無量。後復以珍寶多易好銀。意復嫌多。便以好銀轉博紫磨金。意復嫌多。時以好金轉無價如意摩尼寶。所願畢果。終不差違。此亦如是。雖多學問。不解句義。解一義者。所獲必剋。是故說曰。寧解一句。聞可得道也。

雖誦千章。法義具足。聞一法句。可從滅意。雖誦千章。法義具足者。人多修學。義味成就。然復不能思惟義趣。便自墜落。不至究竟。是故說曰。雖誦千章。法義具足也。聞一法句。可從滅意者。世多人博學多聞。能思一句。至

百千義。義義相次不失其緒。以漸得至。無為大道。是故說曰。聞一法句。可從滅意也。雖復壽百年。毀戒意不定。不如一日中供養持戒人。雖復壽百年。毀戒意不定者。夫犯戒之人。不護三事。坐禪誦經。佐助如斯之類。不可親近。雖久在世。積惡無量。死入地獄。受無數苦。火車爐炭。刀山劍樹。畜生餓鬼。亦復如是。是故說曰。雖復壽百年。毀戒意不定也。不如一日中供養持戒人者。持戒之人。修行定意。一日功德無量。無量不可以譬喻為比。久處於世。積德無量。若生於天。自然受福。是故說曰。不如一日中供養持戒人。

雖壽百年。無慧不定。不如一日。點慧有定。雖壽百年。無慧不定者。世多人不知慚愧。與六畜不別。猶如駱駝驢象馬猪犬之屬。無有尊卑高下。人之無智。其譬亦爾。愚闇纏裹。莫知其明。是故說曰。雖壽百年。無慧不定也。不如一日。點慧有定者。點慧之人。深入法典。從一句義。至百千義。思惟反覆。不以為難。是故說曰。不如一日。點慧有定也。雖復壽百年。

懈怠不精進。不如一日中。精進不怯弱。

雖復壽百年。懈怠不精進者。如世有人。意恒懈怠。所願不成。既自墜落。復使他人。沒在生死。自陷溺者。失五分法身。不至無為大道之處。自迷於道。轉教他人。沒在生死。若受檀越飯食。床臥具。病瘦醫藥。不能消化。從生至死。墮于地獄。餓鬼畜生。雖得為人。邊地佛後。世智辯聰。八難之處。所以然者。皆由前身不積德也。是故說曰。雖復壽百年。懈怠不精進也。

不如一日中。精進不怯弱者。或有世人。勇猛精進。解世非常。人身難得。佛世難遇。生值中國。亦復難遭。諸根完具。亦復難得。於賢聖法中。求作沙門。亦不可得。聞真法言。復不可得。有智之人。能解此者。當念精進。求於道果。得至泥洹。亦復不難也。已以辦具。便能成就。無漏法身。是故說曰。不如一日中。精進不怯弱也。

雖復壽百歲。不知生滅事。不如一日中。曉了生滅事。

雖復壽百歲。不知生滅事者。人在世間。無明自纏。不能得解。計百年之中。積罪無量。亦復不知生者滅者。雖得出家為道。在如來法中。不了生滅。恒在凡夫之地。不至無為也。斯非比丘沙門之業。遠如來藏。不近佛篋。是故說曰。雖復壽百歲。不知生滅事也。不如生一日。曉了生滅事者。人之在世。觀達諸法。一一虛無。生者不知所以生。滅者不知所以滅。一一別之。能知根本。臨死之日。亦不畏懼。無所怖難。所生之處。神識不錯。遭賢遇聖。聞法得度。是故說曰。不如一日中。曉了生滅事也。

取要言之。觀痛所從生。夫人處世。不知痛滅所興。雖為比丘。不達沙門之行。是故說曰。觀痛所從生也。當觀有漏盡。人之習行。不達有漏。便當留滯。三界五趣。流轉生死。無有出期。智者。習行觀此。有漏。知所從生。知所從滅。生不知所以生。滅不知所以滅。漸漸得至無漏境界。復當觀察。不動行跡。若復有人。不能觀察。不動行跡者。便自墜落。墜乎生死。雖處沙門。非沙門行。雖處婆羅門。非婆羅門行。由四

事因緣雖深奧法者，若復學人觀察了知，不動行跡，意不傾動，亦不移易，漸漸得至，登無為岸，復當觀察不死行跡。如人在世，不知死生，死為神徙，風去火次，魂靈散矣，身體挺直，無所復中。然此習道之人，荷服法衣，剃除鬚髮，著三法衣，不能觀察死之為死，生之為生，亦復不能修清淨梵行。所謂不死行跡者，滅盡泥洹，是以得入中無為之處，不生不老，不病不死，澹然快樂，是故說曰：當觀不死行，復當觀察清淨行跡。道之清淨，非穢濁所學，道能去垢，非習垢所學。次當觀察天形像法，不可親見，習上人跡，於一切諸法，最上最尊，無能及者。所謂滅盡泥洹是也。行人觀察甘露行跡，無飢渴想，無煩熱想，其不覩者，永墜生死，不達本無，獲甘露者，福業具足，以己施彼，無所吝惜也。

雖復壽百歲

山林祭祀火 不如須臾間 執行自修慕

雖復壽百歲，山林祭祀火者，昔有梵志，勞形苦體，在於曠野深山之中，祭祀火神，隨時瞻拜，不違其火，選擇淨薪，採取好葩，燒種種香，以供養。望得恩福，時彼梵志退自念言：我在此山，習學奇術，念事此火，以經百年，今當自試，知火恩福。若識恩養，證驗當見，設不爾者，復祭祀為。時彼梵志，意不遠慮，即以兩手前探，熾火，尋燒手臂，疼痛難言。梵志自念：吾祭祀火，經爾許年，唐勞其功，損而無益，將是我身招此患苦。爾時彼山有學道比丘，相去不遠，知而問曰：梵志，當知火者體熱，不別恩養，尊卑高下，卿欲知者，吾有聖師，三界獨尊，行則躡虛

無所罣礙，坐則揚光照徹十方，寧可與卿往彼親觀，備得聞其深奧之法，從此岸得至彼岸。梵志聞已，心開意解，便與道人往至佛所，頭面禮足，在一面立。爾時世尊觀彼梵志，應得度脫，在大眾中而說斯偈：雖復壽百歲

山林祭祀火 不如須臾間 執行自修慕

爾時梵志豁然心解，諸塵垢盡，得法眼淨。佛告梵志：卿前在山百年，事火祭祀諸神，唐勞其功，不至究竟。汝今乃知真道之處，不如須臾間，執行自修慕。世人執愚至死不剋，百年事火，不自覺寤，抱愚投冥，不能自改。若能自覺知之，非真，恒常思惟，知病所興，為所從來，為所從去，悉了非真實法。若復受他衣被飯食床臥具，病瘦醫藥，便能消化，不令有失。承事供養，名華擣香，雜香繒綵幢幡，如是之福，不可稱計。百歲事火，不如須臾彈指之頃，一行慈心。其福最尊，為無有上，難稱難量，不可以譬喻為比。猶如芥子，仰比須彌，牛跡之水，與海掬量，爪上末塵，自稱勝地，螢火之蟲，與日競明。慈心之德，其事如此。況復百年修德，具足乎。乘此之福，經百千劫，未曾墜墮，在凡夫地。眾人仰望，莫不敬奉，皆由前世積行所致。是故說曰：不如須臾一行慈心也。從月至其月

愚者用搏食 彼不信於佛 十六不獲一

者用搏食也。彼不信於佛，十六不獲一者，若有眾生，一日半日，一時半時，彈指之頃，篤信於佛，意不移易，其福難量，不可稱計。不可以譬喻為比。福至冥報，無形無像，忽然自至，功祚無窮。是故說曰：彼不信於佛，十六不獲一也。取要言之，彼不信於法，十六不獲一，億千萬劫，聞法聲，所謂法者，滅盡泥洹是也。如契經所說，告諸比丘：今當與汝說三第一之尊。一者佛為第一之尊，二者法為第一之尊，三者僧為第一之尊。彼云：何佛為第一之尊？諸有眾生之類，無足有足，一足二足四足至眾多足，有色無色，有想無想，乃至非想非無想，如來於中為尊，為最為無有上，是以比丘。其有眾生篤信佛者，為信第一之尊。以信第一之尊，便受第一之福。以受第一之福，便生人天第一之尊。是謂名曰佛為第一之尊。彼云：何法為第一之尊？所謂法者，有為法無為法，滅盡無欲，無生滅法，泥洹法者，為尊為最為無有上。其敬法者，為敬第一之尊。以敬第一之尊，便獲第一之福。以獲第一之福，便生天上第一之尊。是謂名曰法為第一之尊。彼云：何僧為第一之尊？諸有大眾大聚大會，翼從之徒，如來聖眾，為尊為最為無有上。是以比丘。其有眾生篤信僧者，第一之尊。以信第一之尊，便受第一之福。以受第一之福，便生天人第一之尊。是謂名曰僧為第一之尊。不以慈心者，十六不獲一。眾生之類，晝夜含毒，瞋恚所纏，共相茹食，由懷忿怒，向乎二親，豈當有慈，加被眾生乎？此事不然也。是故說曰：

不以慈心者十六不獲一也。不愍眾生者十六不獲一。由如境界方域。其中眾生名號。姓字不可稱計。若有入慈定之士。於中教化。周窮濟乏。不擇好醜。亦不興想。斯可施與。斯不可與。平等無二。而不異。乃謂真施。是故說曰。不以慈心者十六不獲一也。或有國土稱其眾生名曰。蠕動之類。於中勇猛不辭。勲勞適彼國界。供給所須。不令闕減。是謂施心。蠕動之類。不以神祇故。十六不獲一。不以正法故。眾生自墜墮。外道異學。尼犍子等。自稱為尊。以鐵鑠腹。跨行世間。自相謂曰。此諸釋種沙門道士。世之狂夫。露頭左衽。自稱為尊。我等觀察。正是不祥之應。世人狂惑。何為尊事。若有眾生。施此人者。後得穢惡不淨之報。夢想見之。寤則遇惡。況當行道。與共相見。是故世尊告諸比丘。能於正法信心不斷。遭遇百千艱苦。眾難心不變易。一意信向。不習倒見。爾乃名曰。如來正法。其不信者。於十六分未獲其一。其有信心。向正法者。其福無量。不可稱計。百倍千倍。萬倍。巨億萬倍。不可以譬喻為比。何以名曰。十六分不獲一也。所以論十六者。謂十六大國也。此閻浮提。仁義所居。無有出此十六大國。博古攬今。敷演深奧。隨時決斷。永除狐疑。使無猶豫。十六國名。其號一為鴛伽。二者默偈。陀萍沙王。三者迦詩。四者拘薩羅。波斯王。五者素摩。六者須羅吒。七者惡生王。拔蹉。八者拔羅憂填王。九者遏波。十者阿婆檀提。憂陀羅延王。十一者鳩留。十二者般遮羅。阿拘嵐王。十三者椽難。

十四者耶般那。十五者劍桴本闕。此十六大國。包識萬機。眾事不惑。眾辯捷疾。學不煩重。暢達妙義。尋究本末。演布無量。尋之難窮。斯出十六大國之中。夫修行。人不能施心。仰慕妙義者。但當遊行。歷十六國。威儀禮節。自然修成。不加於師。無有摸則也。 若人禱神祀

經歲望其福 彼於四分中 亦未獲其一

若人禱神祀。經歲望其福者。想外道異學。顛倒邪見。執愚不寤。祭祀神祠。乃經一歲。其中費耗生民之貨。亦不可計。以若干種甘饌。飲食焚燒于火。謂為獲福。反更遇禍。斯由執愚不自改更。至令死後。入于闇冥。不覩大光。智慧之明。是故說曰。於四分中。亦不獲其一也。是故聖人訓之。以漸道之。以路。獲誘愚惑。至安隱處。須臾行善。勝彼一年也。廣演品竟

出曜經親品第二十六

無信懷憎嫉

鬪亂彼此人

智者所屏棄

愚習以為樂

無信懷憎嫉。鬪亂彼此人者。夫人在世。信心不固。亦復不信佛法。聖眾真如。四諦苦習。盡道。積財至天。猶不可恃。捨壽之日。財不自隨。皆由今身不惠。施故。不造功德。畢故。不造新。猶如有鳥。素貪肉食。山樹有葉。其像肉色。晝夜伺捕。延頸仰望。在樹像肉。墮即為葉。迷惑所纏。不自覺寤。如是不息。喪命於彼。所以然者。皆由貪心。不自改更。故此間聞語。傳至於彼。設從彼聞。復傳於此。鬪亂彼此。使不成就。意中興嫉。轉生塵垢。是故說曰。無信懷憎嫉。鬪亂彼此人也。智者所屏棄者。智人知禮

節。避嫌遠疑。不處惑亂之中。彈指之頃。不與從事。況當至竟。與共遊乎。所謂智者。明古知今。博通眾事。防慮未然。所行不左。心口相應。言無有失。分別深義。意不倒錯。從一句義。演布無數。愚者所惑。是故說曰。智者所屏棄也。愚習以為樂者。設復有人。善心勸諫。誘進童蒙。訓之以道。使見道門。不從其教。反更疑惑。以地獄為堂室。不慮後世殃禍之根。教行惡業。不從善教。轉復墮落地獄。餓鬼畜生之中。是故說曰。愚習以為樂。 有信無憎嫉

精進信多聞 智者所敬待 賢聖以為樂

有信無憎嫉者。如復有人。篤信佛法。聖眾。至意信解。苦習盡道。不懷諛諂。心意柔軟。承事敬待。諸梵行人。晝則勲受。夜則經行。孜孜汲汲。不失威儀。和顏悅色。先笑後言。不傷人意。是故說曰。有信無憎嫉也。精進信多聞者。人之修行。精進為上。況復廣學。採取多聞。戒聞施慧。廣布一切。安處無為。寧處道場。以己所見。演示前人。是故說曰。精進信多聞也。智者所敬待者。常當親近。承受不及。戒身不具足者。令使具足。定身慧身。見身見解。脫身不具。以為樂者。夫人修行。追賢逐聖。不辭寒苦。正使遭遇。七千億難。能捨身命。雖遭斯苦。不以其意。是故說曰。賢聖以為樂。 不親惡知識 不與非法會 親近善知識 恒與正法會

不親惡知識者。彼修行人。遭惡知識者。日增惡行。墮入地獄。餓鬼畜生。正使行清意潔。隨惡染其素。由若有人。愛犬猪羊。心不遠離。猪